

新式標點

評註古文觀止

第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0.40



新體評註古文觀止 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劈頭引一語
拈窮字起
一句駁倒詩
人多窮下詳
寫詩非能窮
人

述古今詩人
作意摹寫
一語點正引
出聖俞
點出遭遇正
寫其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三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五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八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

點出文章為詩作陪引

方正點出詩

此段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敘事如發論開合照應盡態極妍亦復感慨無限

結出作序意

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

一結惘然不盡

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十八掇端入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總評】

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爲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折，一

往情深，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一段，尤突兀爭奇。

【註釋】

①【達】謂通顯。②【窮】謂困阨。③【蘊】積也。④【刺】諷刺也。⑤【編

臣】羈旅之臣。⑥【梅聖俞】字堯臣，宋宣城人，工詩，有宛陵集六十卷，附錄一卷。⑦【蔭

】謂襲祖父餘蔭而得官。⑧【辟書】聘書也。⑨【爲人之佐】如作幕賓之類。⑩【宛陵】

卽今安徽宣城縣。⑪【純粹】精一也。⑫【王文康公】字晦叔，河南人，文康，其謚也。⑬【

雅頌】詩六義之二，論語雅頌各得其所。⑭【清廟】詩於穆清廟，謂有清明之德之廟也。⑮

【商周魯頌】卽商頌、周頌、魯頌，皆詩篇名。⑯【吳興】卽今浙江吳興縣。⑰【類次】分類

而編次也。⑱【掇】摘選之也。

送楊賓序

歐陽修

先自記往事
提出學琴送
楊子意在此

借景形容連
作三四疊乃
韓歐得意之
筆
喜怒二句為
下轉筆
必如此寫方
不是琵琶與
寫琴至此極
盡
入楊子
以多疾之體
三句總攝幽
憂意情至而
語深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
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夫琴之為技小
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
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
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
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
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
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
其澀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
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
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

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在琴也止借琴以釋其幽憂耳

一結冷然

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總評】

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及讀至末段，始知前幅極其纏琴處，正欲爲楊子解其鬱鬱耳。文能移情，此爲得之。

【註釋】

①【宮聲數引】謂屬於五音中之宮聲者數曲。②【變】聲以情遷。③【舒然】寬緩貌。④【雍雍】和也。⑤【伯奇句】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無罪，投河死。屈原作離騷，見屈原列傳。⑥【湮】塞也。⑦【幽思】思深於心，而不形諸外者。⑧【楊君】即楊真，字審賢，楊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歷中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⑨【劍浦】即今福建南平縣治。⑩【異宜】不合宜也。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

先作總挈盛
衰得失四字
是一篇關鍵

敘以前事

一段揚

一段抑

復作虛神宕
出正意應繳
人事
引書作斷應
篇首理字
仍用方其字
妙

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

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三燕王，吾所立；^四契^五丹，與吾約為兄弟；

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

一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

矢，^六盛^平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

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

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

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

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

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

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

仍用及其字
妙

結出正意慨
想獨遠

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總評】 起手一提，已括全篇之意；次一段敘事，中後只是兩揚兩抑；低昂反覆，感慨淋漓，直可與史遷相爲頡頏。

【註釋】

①【莊宗】姓朱耶，名存勳，先世事唐，賜姓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

存勳滅梁自立，號後唐。②【梁】朱溫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竟移唐祚。③【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爲尙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

誰能禁我，遂稱帝。④【契丹三句】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既歸，背

盟，更附于梁。按契丹，國名，東胡種；唐時國內分爲八部，梁時耶律阿保機并七部，破奚及渤海；

侵室韋及女真；又取突厥故地；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直隸北部，並內外蒙古之地。

⑤【少牢】羊曰少牢。⑥【凱】軍勝之樂。⑦【係燕父子以組】守光父仁恭，周德威伐燕。

守光曰：俟晉王至聽命。晉王至而擒之，係縛也。⑧【函梁君臣之首】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

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卿可斷吾首。麟遂泣弑梁主，因自殺。函以木匣盛其首也。⑨

【倉皇東出】李嗣源兵至京師，莊宗東幸汴邑，神色沮喪，登高而歎。①【滿招損二句】見書大禹謨。②【逸豫】安樂也。③【數十伶人困之】伶人，樂工也。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後為伶人郭從謙所弑。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來婦與寺只是並提此特與極力分先總挈用事二句是宦者為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宦者之害一宦者之害二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

宦者之害三
轉宦者之害四

宦者之害五
轉應前自古二
字總兜一句
放寬一步正
是打緊一步
履霜之戒可
不慎歟
結段申前深
於女禍一句
最深切著明
可為痛戒

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
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至雖有聖智，不能與
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
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淵入其種類，盡
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
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
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
悟，卒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
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總評】

宦官之禍，至漢唐而極。篇中詳悉寫盡。凡作無數層次，轉折不窮，只是深于女

禍一句意。名論卓然，可為千古龜鑑。

【註釋】 ①【宦者】宦官也。②【把持】專擅也。③【碩士】賢士也。④【帷闥】帷

幔也。闥，宮中小門。⑤【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三句】謂董卓因而亡漢，朱溫因而篡唐，千古

同轍。⑥【「粹」持頭髮曰粹。⑦【唐昭宗之事】昭宗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乃

以銀搗畫地，數上罪數十，幽上手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起首四句乃一篇大意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一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

歷數世態炎涼何等痛切
一介之士數句收拾前文
提起下意
提魏國公一文
句撇過上文

應起二句

翻季子買臣一段

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見異于季子買臣處點題

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以畫錦為榮為韓公解釋最透皆此段所稱無是實事初無溢美

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

一篇結穴只
邦家之光二
語筆力千鈞
拈出作記意

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總評】

魏公永叔，豈皆以畫錦爲榮者？起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按魏公爲相，永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即畫錦堂記，以永叔之藻采，著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

【註釋】

本此。①【季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爲炊。②【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君終餓死。買臣不能匿，即去。③【駢肩】肩相比接也。④【累迹】足迹增多也。⑤【一介】猶一个。⑥【魏國公】韓琦，字稚圭，南陽人，久在兵間，與范仲淹並名，執政十年，光輔三后，封魏國公。⑦【相】州名，卽今河南安陽縣。⑧【高牙】車輪之牙。⑨【大蘇】車上羽葆幢。⑩【桓圭】三公所執。⑪【袞裳】三公所服。⑫【至和】宋仁宗年號。⑬【武康之節二句】以武康節度來知相州，是富貴而歸故鄉也。⑭【出入將相】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⑮【夷險一節】

【夷平時險處難一節謂一時也。】①【臨大事六句】公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爲相勸
 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臨大事云云。②【彝鼎】猶鐘鼎也。③【絃歌】樂歌也。

豐樂亭記

歐陽修

始飲而甘明
 初至滁未暇
 知水甘也只
 此句意極含
 蓄
 敘亭之景當
 滁之勝未帶
 與滁人句爲
 下文發論張
 本
 議論忽開一
 篇結構

就平滁想出一
 天下之平一
 往深情是龍
 門得意之筆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
 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
 泉^五潏潏^擊然^擊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
 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
 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
 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
 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

宕開一筆不
獨說滌

再疊一筆虛
神不盡

歸重上之功
德是為豐樂
之所由來凡
作數層跌宕
方落到此句
文致生動不
迫出題面應
點出滌人往
轉與滌人往
遊句作記意
結出作記意
應轉休養生
息句
收極端莊鄭
重妙絕

可勝^升數^擊上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虛
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今滌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
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十
於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
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滌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十
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
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
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
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總評】

作記遊文，卻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闊大。其俯仰今昔，感慨

係之，又增無數烟波。較之柳州諸記，是爲過之。

【註釋】

①【滁】州名，卽今安徽滁縣。時公守是州。②【豐山】卽瑯琊山，在滁州西

南十里。③【聳然】高也。④【窈然】深也。⑤【潏然】水大貌。⑥【五代】梁唐晉漢周也。

⑦【太祖】趙匡胤。⑧【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四句】李景，南唐李昇之

子。皇甫暉、姚鳳皆南唐之將。周主柴世宗征淮南，唐人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關在滁州

西南。世宗命匡胤突陣而入，暉等走入滁，生擒之。⑨【剗】削平也。⑩【涵煦】猶覆育也。⑪

【掇幽芳】掇，拾取也。幽芳，名花也。⑫【刻露清秀】峭刻呈露，清爽秀出。⑬【刺史】官名，

宋時以知州兼領之。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_除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_長然而深秀者，

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_殘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

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_{聲去}？山

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_{聲去}？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

一也字領起下文許多也

出名亭之人出只應云太法也又加自守也又加自有謂二字因有下注故耳

接手自注名
 亭之意注醉
 一句注翁一
 句妙又自破
 接手又自破
 名亭之意一
 句不在酒妙
 句亦在酒妙
 又總收朝暮
 四時申出樂
 字起下文數
 樂字

先記滁人遊
 次記太守宴
 妙記衆賓自
 記太守自醉
 太守去賓
 記亦去滁人
 客亦忽又橫
 亦去忽又橫
 出禽鳥之樂
 來下便借勢
 一路捲轉去
 設想甚奇

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
 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
 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
 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
 前者呼，後者應，彈偃於上，樓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
 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速雜然而前陳
 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十三射者中，十四弈者勝，十五觥賦籌交錯，坐
 起而誼誨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十六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
 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
 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

刻劃四語從前許多鋪張俱有歸束姓名結出作記姓

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總評】

通篇共用二十箇也字，逐層脫卸，逐步頓跌，句句是記山水，卻句句是記亭，句句是記太守，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創調也。

【註釋】

- ①【滁】州名，見豐樂亭記。
- ②【蔚然】草木盛貌。
- ③【琅琊】山名，在滁州西。
- ④【潺潺】水聲。
- ⑤【翼然】覆也。
- ⑥【醉翁亭】在滁州西南七里。
- ⑦【寓】寄也。
- ⑧【林霏】林中水氣。
- ⑨【野芳發四句】暗切春夏秋冬。
- ⑩【樞僕】曲背不伸也。
- ⑪【洌】清潔也。
- ⑫【蔌】菜謂之蔌。
- ⑬【射者中】謂投壺。
- ⑭【弈者勝】謂圍棋。
- ⑮【觥籌】觥，謂爵；籌，所以記罰。
- ⑯【頽】即玉山頽倒之意，狀其醉也。
- ⑰【廬陵】縣名，即今江西吉安縣。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瀟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

先出聲字聽字領起下文

三喻連下三
喻長短參差
虛狀秋聲極
意描寫

借童子語翻
出秋聲二字
先吞嗟次怪
歎領起全篇

從其色其容
其氣其意喚
出其聲

實寫秋聲已
畢

此段又細寫
秋之為義洗
刷無餘下乃
從秋暢發悲
哉意

觸於物也，^五鏗鏘，^五錚錚，^六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六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一童子曰：「星月皎潔，^七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一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八其氣慄冽，^九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縵，^十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十一}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也。夫秋，^{十二}刑官也，於時為陰，^{十三}又兵象也，於行為金，^{十四}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十五}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

草木四句起
下數層是作
賦本意

結出悲秋正
旨又於秋聲中
添出一聲作
徐波

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廿三而況思其力之所

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衣然黑者為星

星廿四，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廿五，亦何恨乎

秋聲。一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廿六。

【總評】

秋聲無形者也，卻寫得形色宛然，變態百出。未歸于人之憂勞，自少至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凜乎悲秋之意，溢于言表。結尾蟲聲唧唧，亦是從聲上發揮，絕妙點綴。

【註釋】

①【歐陽子】文忠自稱也。②【浙瀝】雨聲。③【瀟颯】風聲。④【奔騰碎

湃】波濤洶湧聲。⑤【鏗鏘錚錚】皆金聲也。⑥【銜枚】所以止喧譁也。枚形似箸，兩端有

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⑦【明河】天河也。⑧【晶】光也。⑨【慄冽】言秋氣

寒涼，使人肢體戰動也。⑩【砭】以石鍼刺病為喻。⑪【蔥蘢】青盛貌。⑫【摧】折也。⑬

【零落】草枯曰零，木枯曰落。⑭【刑官】司寇為秋官，掌刑。⑮【陰】以二氣言。⑯【兵象】

主肅殺，與秋令同。⑰【金】以五行言。⑱【天地之義氣二句】鄉飲酒禮云：天地肅殺，此天

地之義氣也。⑤【商聲主西方之音】商聲屬金，故主西方之音。⑥【夷則】七月律名。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⑦【草木無情四句】草木無情，而人有情，無情者常有時而飄零，況有情者乎？⑧【精】心神也。⑨【渥然丹者為槁木二句】渥，厚漬也。詩：顏如渥丹，謂人之顏面也。黦，黑貌。謂人之髮也。星星，白點也。言朱顏忽而變枯，黑髮忽而變白，猶草木之綠縟而色變，蔥蘢而葉脫也。⑩【非金石之質二句】若欲任其憂思，必此身為金石而後可也。奈何非金非石，而欲與草木爭一日之榮乎？⑪【念誰為之戕賊二句】念此槁木星星，乃憂思所致，是自為戕賊耳。亦何恨乎天地自有之秋聲哉？⑫【唧唧】蟲聲也。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敷，吳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

生死並點

許其名傳後世單就死一邊說引古聖賢一

證言其名之必傳

中間用不然一折更快

悲其今日之墓
悲其後日之墓
又牽自古聖賢皆然呼應有情
自述傷感歎歎欲絕

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十一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十五燐郡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逐而呻十七伊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尚饗！

【總評】

篇中三提曼卿，一歎其聲名卓然不朽，一悲其墳墓滿目淒涼，一敘已交情傷感不置，文亦軒昂磊落，突兀崢嶸之甚。

【註釋】

①【治平】英宗年號。②【具官】唐宋以來，稱備具官爵履歷者為具官。③

【尚書都省令史】尚書都省署名令史，主文書以助郎職者。④【清酌】清酒。⑤【庶羞】各

種美饌。⑥【曼卿】石延年字。⑦【卓然】特立貌。⑧【軒昂】儀度不凡也。⑨【磊落】中懷坦白也。⑩【突兀崢嶸】高峻貌。⑪【靈芝】瑞草也。⑫【莖】草木之幹。⑬【蔓】葛類，其莖能延長者。⑭【荆棘】木之多刺者。⑮【燐】今化學家謂其質多出自動物之骨，自能發光，見空氣即燃燒。⑯【踟躕】行不進貌。⑰【伊嚶】鳥鳴聲。⑱【鼯鼯】皆鼠屬。⑲【彙彙】相連屬也。⑳【悽愴】悲感也。㉑【太上忘情】晉書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於情。

灌岡阡表

歐陽修

提出緩表之
故包下種種
恩榮

吾何恃而能
自守反跌一
句起下能養
有後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灌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

一段敘父之
孝親裕後

淺語更覺入
情

一段承寫孝
親

仁人之言纏
綿愷惻

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一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

述至此不勝
酸楚描情真
切

一段承寫裕
後

總束數語有
收拾

一段詳崇公
仕宦年葬

一段詳太夫
人氏族德爵

也。後當以我語告之。一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_{擊平}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一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灌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

一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

一段又表太夫人安于儉薄

帶點太夫人年壽詳記年數應起手六十年句

一段敘出自己出處及歷朝寵錫

此段歸美祖先方入己意

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一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畱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一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

爲善無不報
名言至理足
以訓世

總收父母教
訓言約而盡

結出己之立
身本于先澤
最得體要

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
 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一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
 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
 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
 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
 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
 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總評】

善必歸親，喪崇先祖，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寫出，不事藻飾，而語語入情，祇覺動

人悲感，增人涕淚，此歐公用意合作也。

【註釋】

①【皇考】稱已死之父。②【崇公】文忠公之父，名觀，字仲賓，咸平進士，歷

泗綿二州推官，賜爵封崇國公。③【瀧岡】在今江西永豐縣南。④【阡】墓道也。⑤【墉】

田中高處也。⑥【免於母喪】謂除去母服也。⑦【御進也】。⑧【適然】偶然也。⑨【廢】

謂掩卷也。⑩【術者】謂通五行生剋之理，以推知人事吉凶者。如今之星命卜筮等皆是。⑪

【我語】謂死獄求生之語。⑫【矜飾】謂誇大文飾。⑬【咸平】真宗年號。⑭【道州判官】

道州，唐置；即今湖南道縣。判官，宋時節度觀察等使之屬官。⑮【泗綿二州推官】泗州即今

安徽泗縣。綿州，即今四川綿陽縣。推官，亦爲諸州之僚屬。⑯【泰州】即今江蘇泰縣。⑰【

福昌縣】封號之縣名。⑱【太君】羣臣之母之封號，曰國太夫人，郡太夫人，郡太君，縣太君，

皆視官階爲次。見宋史職官志。⑲【樂安安康彭城】皆封號之郡名。⑳【夷陵】縣名，故城

在今湖北宜昌縣西北。㉑【龍圖閣直學士二句】龍圖閣，宋殿閣之名。直學士，宋制，學士資

淺者，爲直院，名曰直學士。尙書，尙書省也。吏部，六部之一。掌文職銓敍動階。郎中，部之屬官。監

守，代天子守土之謂。宋時西南北三京，皆置此官。㉒【副樞密】即樞密院之副使。宋制，文事

出中書省，武事出樞密院，號爲二府。㉓【參政事】即參知政事，宰相之副貳也。㉔【嘉祐】

仁宗年號。㉕【金紫光祿大夫】金紫，金章紫綬也。光祿大夫，秦郎中令，屬官有中大夫，漢武

帝更名爲光祿，魏晉以後，時有增置。唐宋因隋制，以爲散官，分三等：光祿大夫，從二品；其次曰

評註古文觀止 卷十

金紫光祿大夫；其次曰銀青光祿大夫。④【太師中書令】太師，三公之最尊者。中書令，中書省之長官也。⑤【尚書令】秦置，漢唐因之；宋以為贈官，不實授。⑥【初郊】天子初即位而

祀天也。⑦【世譜】列代譜系也。⑧【揭】表示也。⑨【熙寧】神宗年號。⑩【翊】輔也。

⑪【觀文殿學士】觀文殿，宋殿名。宋置觀文殿學士，位次大學士。⑫【兵部】六部之一，掌武

職銓選及簡覈軍實。⑬【青州】古九州之一，今山東之膠東道及濟南道東境皆是。⑭【勸

農使】官名，唐置，宋因之。⑮【京東安撫使】京東，路名，宋置，仁宗分京東為東西二路，西路

治鄆州，東路治青州。安撫使，鎮撫一方，掌兵民之政者。⑯【上柱國】官名，為勳官之最尊者。

⑰【開國公】封爵也。⑱【食邑】食其邑之租入，如古之采邑。

管仲論

蘇洵

先敘功案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

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

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

次敘禍案

承功所由起
是客
承禍所由兆
是主

實威公是客

實管仲是主

入管仲罪處
全在此段以
下反覆暢發
此意

須看有無二
字意

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一而曰：「管仲」。一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一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一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

轉換警策

病句有關鎖

此段設身置
地代仲爲謀
論有把握

此把晉文來
照齊桓方知
管仲無所逃
責

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一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一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

引二人俱臨
歿時進賢切
證

結語冷絕

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十八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總評】

通篇總是責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伏照應，開闔抑揚，立論一層深一層，引證

一段緊一段，似此卓識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

【註釋】

①【威公】即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故改「桓」為「威」。②【豎刁】自割

其勢以求幸者。③【易牙】善烹調，以滋味說威公，為幸臣。④【開方】衛公子，適齊，見寵於

威公。⑤【五公子】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為孝公，故曰

五公子。⑥【簡公】名壬，為陳恆所弑。⑦【鮑叔】鮑叔牙，薦管仲，桓公用之。⑧【少正卯】

魯之聞人。孔子為魯司寇，誅之。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

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不除。見家語。⑨【公問之相五句】管仲病，桓公

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

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①【繫】繫也。②【其臣】狐偃、趙衰、先軫、陽處父。③【靈公】名夷皋，襄公之子，文公之孫。④【孝公】即公子昭，威公子，為宋襄公所立。⑤【仲之書】即管子。⑥【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二句】管子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強。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⑦【逆知】豫知也。⑧【誕謾】虛誣也。⑨【史鱸二句】史鱸，即史魚，衛之賢大夫。家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仕衛，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于是命殯之客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⑩【蕭何且死二句】蕭何，曹參，俱沛人。何疾，孝惠帝自臨視，因問曰：百年後，誰可代君者？曰：知臣莫若君。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辨姦論

蘇洵

運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

引成語起
開端三句言
安石必亂天
下但靜以觀
之自見虛虛

此段申明起
手三句意

反照神宗伏
下願治之主
反照神宗伏
下願治之主
此段言衍杞
之姦未甚特
其遇惠帝德
宗而為亂耳
正形安石為
極姦

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六至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

明指安石從恆情勸出至姦所謂見微知著者以此拓開一步再緊入本人

應上二子容有未然意

結得淋漓感慨

升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緩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總評】

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辨姦論，譏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苛，流毒寰宇，見微

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註釋】

○【月暈而風二句】礎，柱下石也。月旁昏氣曰暈，柱礎生汗曰潤。○【推移】變易也。○【賢者有不知】歐陽公亦勸先生與荆公遊。○【山巨源三句】山巨源，名

第一段言爲
將當先治心
此篇每段自
爲節奏而以
治心爲主

澆，晉河內懷人。王衍，字夷甫，祥之孫。晉惠帝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令，皆善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歎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④郭汾陽三句，郭子儀，華州人，封汾陽郡王。盧杞，字子良，青州人。德宗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杞貌醜而有才辨，悅之時，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惟杞至，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對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⑤「不伎不求」，伎，嫉妒也。求，貪也。詩經：不伎不求，何用不臧！⑥「惠帝」，名衷，武帝之子。⑦「德宗」，名适，代宗之子。⑧「今有人」，暗指安石。⑨「臣虜」，或作巨盧，巨大，盧，黑，喻犬也。按朱子言行錄作臣虜。⑩「囚首喪面」，囚，不櫛首，居喪者不洗面。⑪「慝」，惡之匿於心者。⑫「孫子」，春秋時孫武，著兵法十三篇，曰孫子。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

第二段言舉兵當知尚義

雖平敘自歸重養心

第三段言議戰當知所養

第四段言將與士當得智

就上段分出申說智字

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後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五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七縋壁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

第五段言主將當知理勢節三者

第六段言主將當善用長短之術

此喻不可徒特比前喻更深一層第七段論有備無患之道而以善用兵

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_僕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_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_十，昔蜴亦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_{十三}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

者以形固終焉

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總評】

此篇逐節自爲段落，非一片起伏首尾議論也。然先後不紊。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段落鮮明，井井有序，文之善變化也。

【註釋】

①【泰山】東嶽也，在山東泰安縣北。②【上】與尙通，崇尙也。③【烽燧】

斥埃】烽燧所以警寇，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斥，度也。埃，望也。以望烽火也。④【小挫】小敗也。

⑤【厲】猛烈也。⑥【委己】委身也。⑦【鄧艾縋兵於蜀中四句】鄧艾，字士載，隸陽人，魏

將。劉禪，蜀後主也。後漢炎興元年，魏將鄧艾入蜀，自陰平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

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

遂至成都。後主禪出降，漢亡。⑧【沮】敗也。⑨【校】角鬥也。⑩【卻】退也。⑪【箠】擊馬

策也。⑫【蜥蜴】爬蟲類，卽四脚蛇。⑬【袒楊】露臂也。⑭【據兵而寢】兵，兵器。據兵器而

臥，謂失其威形也。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

蜀人四語寫出將亂光景

代天子言便
是天子氣象
且語語爲下
伏根

敘事簡嚴質
而不俚

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足，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雷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敲，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

且字下至不
忍為也句皆
述張公之言
發揮本意

此段議論皆
從上敘事中
發出雖稱道
張公實回護
蜀人蓋先生
本蜀人不得
不回護也

收拾前文下
乃拈出畫像
意疊下三在字
錯落有致

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

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

此段就人之
至情上曲曲
寫出畱像意
文勢激昂筆
墨精采慷慨
祝爲人慷慨
數語應篇首
以起揚頌意

就歸屯撤守
描寫
昔公未來倒
轉二句妙
轉到公歸畱
像

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一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一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一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十七}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十八}祝，^{十九}係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子。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一春爾條，^{廿六}挑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廿九}閨闈閑閑。有童哇哇，^{卅一}蛙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卅二}蓬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

結有餘韻

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象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總評】

前敘事後議論敘事古勁而議論許多斡旋回護尤高末一段寫像處不必有像而亦不可無像三四轉折殊為深妙系詩一結更見風雅遺音。

【註釋】

①【至和仁宗年號】②【朋興羣起也】③【既不可以文令二句言既不可以文教令之感化又不可以武力與之競爭也】④【推衆推也】⑤【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舉茂才異等中賢良方正歷知滁州滑州徙益州拜參知政事卒諡文定】⑥【眉陽蘇洵眉陽眉山之陽即今四川眉山縣蘇洵字允明東坡之父】⑦【敲不正也】⑧【油然而和謹貌】⑨【牧養也】⑩【緊語助詞】⑪【繩正也】⑫【重足裹足不前也】⑬【屏息屏氣不敢息也】⑭【礎斧謂椹質與斧鉞韓愈詩解脫纒索夾以砧斧】⑮【齊民齊等之民】⑯【詰問也】⑰【南京宋之南京在河南即今商邱縣治】⑱【屬託也】⑲【祚帝位也】⑳【西人蜀人也】㉑【纛儀從後之大旗】㉒【舒舒寬緩貌】㉓【暨暨果毅貌】㉔【于于自足貌】㉕【訛僞也】㉖【條枝落也】㉗【駢並茂也】㉘【淵淵鼓聲平和】

不暴怒也。④【娟娟】美好貌。⑤【閑閑】自得貌。⑥【哇哇】小兒啼也。⑦【芘芘】美盛

貌。⑧【崇崇】猶隆隆也。揚雄文崇崇園丘。⑨【嚴嚴】莊重貌。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正是忠厚處
一篇主意在
此一句
總冒以咏歎
起另是一種
起法

一意翻作兩
層上堯舜禹
湯文武成康
此言盛時之
忠厚

就疑處見出
忠厚來篇中
不出此意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兪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

獨舉堯以為舜禹湯文武之例刑賞忠厚意便躍然

引經頓住下乃暢發題旨得意疾書如瀉千里

至理快論

又將刑賞振宕一番下便利無前入快

到底不脫疑字

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繇可用。」堯曰：「不可。」繇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繇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升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

忠厚之至一
句點出文氣
已完下作餘
波引詩引春秋
亦見同歸于
忠厚深著夫
子作春秋之
意有得于堯
舜禹湯文武
成康之心

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一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一夫君子之
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
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總評】

此坡公應試文也，只就本旨，從疑上全寫其忠厚之至。每段述事，而繼以婉言

警語，天才燦然，自不可及。

【註釋】

①【長者】謹厚者之稱。②【哀矜懲創】哀矜，哀憐也。懲創，痛戒之也。③【吁】

歎其不然之辭。

④【兪】應許之辭也。⑤【呂侯】周穆王之臣，一作甫侯，爲司寇，穆王用其

言，作刑以誥四方。

⑥【祥刑】書經呂刑「告爾祥刑。」刑，凶器，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

于中，其祥莫大焉。

⑦【賞疑從與，罰疑從去】當賞而疑，則甯與之。當罰而疑，則甯不致罰。⑧

【殺之三二句】

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又禮記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

王三宥，然後制刑。按東坡此文，考官曾問以所出何書，坡公對曰：想當然耳。其實此文，乃約周

禮記之文而言。蓋宥之三，自然殺之三矣。坡公之言，殆不欲顯考官之失也。⑨【四岳】官

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方命圮族】方命，逆命而不行也。圮族，猶言敗類也。⊙【罪疑惟輕四句】見書大禹謨。罪可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可疑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甯姑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責。⊙【君子如社四句】見詩小雅巧言篇。社，喜也。遄，速也。沮，止也。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閒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一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一詩曰：「相彼

略一揚
獨恨其不早
劈下一斷作
冒

故作問答以
起下正意
先引詩易語
文勢不迫

通篇只一句
斷盡
借陳涉引起
項氏

三人生死去
就最相關涉
推原出來正
見增之去當
于殺卿子冠
軍時也
反振二句結
過疑增不待
陳平意
借遣沛公引
起識卿子冠
軍
歎義帝之賢
以起羽與義
帝勢不兩立

空中著想妙

雨雪，先集維五。一絲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

申上弑義帝
則疑增之本

責增之不能
知幾由于不
明去就之分
最有關係
結尾作贊歎
語盡抑揚之
致

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總評】

前半多從實處發議，後半多從虛處設想，只就增去不能早處，層層駁入，段段迴環，變幻無端，不可測識。

【註釋】

①【陳平】陽武人，事高祖，屢出奇計，封曲逆侯。②【問疏楚君臣二句】楚

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乃出金四萬斤予平。平遣人宣言：亞父功雖多，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滅項氏而分其地。項王疑，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進見楚使。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使歸報。項王果大疑亞父。范增，巢人，年七十，輔項羽霸諸侯，尊爲亞父。③【彭城】卽今江蘇銅山縣。④【增勸羽殺沛公】鴻門之宴，增以玉玦示羽者。

三羽不聽，又使項莊入壽舞劍，項伯與之對舞，翼蔽沛公。沛公，卽高祖也。高祖起兵於沛，衆立爲沛公。⑤【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⑥【卿子冠軍】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⑦【陳涉之得民二句】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爲名，二人已死。陳涉詐稱以感動人心。⑧【立楚懷王孫心三句】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心者，立以爲楚懷王，項羽陽尊爲義帝，陰使人弑之。⑨【獨遣沛公入關二句】項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僇悍，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見史記高祖本紀。⑩【項梁】項燕之子，羽之叔父。⑪【比肩而事義帝】救趙時，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故曰比肩事義帝。

留侯論 蘇軾

伏能忍

能忍不能忍 是一篇主意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

看老人事非
作案特
深處一層發
議此句乃一
篇之頭也

此正不能忍
之故先抑一
筆

再抑一筆

此段見老人
以一段忍字
就子房是解
上文意不在
書一句

也。夫子房受書於圯夷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
 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
 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
 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
 不可勝升數。聲上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
 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
 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
 不死於盜賊，何哉？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
 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
 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五上腆忝而深折之。彼
 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一孺子可教也。一楚莊

又提前語申
論之前只虛
括此乃實發

極制子房之
能忍
論到
子房
欲高

舉一事以明
子房教高祖
能忍

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

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總評】

人皆以受書爲奇事，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書一句」撇開，拏定忍字發議，滔滔如長江大河，而渾浩流轉，變化曲折之妙，則純以神行乎其間。

【註釋】

○【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子房，張良字。圯，橋也。史記張良嘗遊下邳，圯上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也。」約後五日，平明，會圯上。怒良後至者，再。最後出一篇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良

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復見。○【夷滅】誅滅也。○【賁育】孟賁、夏育，皆古之勇者。

○【遲於一擊之間】良韓人，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欲爲韓報仇，求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十日不獲。

○【倨傲鮮腆】倨傲，驕慢不遜也。鮮腆，言不爲禮也。○【鄭伯肉袒牽羊以迎】鄭伯，鄭襄公也。

○【左傳魯宣公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表其服順也。○【句踐之困於會稽】三句

○【國語越與吳戰，不勝，棲於會稽。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許之。乃令種守國，身與范蠡入宦於

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會稽，今浙江紹興縣。⑧「僕妾之役」指圯上老人命納履事言。⑨「淮陰破齊而欲自王四句」淮陰侯韓信，請爲假王，漢王大怒。張良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爲齊王。⑩「魁梧奇偉三句」史記留侯世家贊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女子。

賈誼論

蘇軾

一起斷盡立一篇主意

申不能自用其才句

冷語破的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忍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忿。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

得君勤一引

愛君厚一引

愛身至一引

不足有為得此一鎖方可接到賈生幕寫古聖賢用世之不苟以責賈生甚有意味

此段發明賈生不善用才之故

賈倒賈生覺治安等篇俱屬無謂

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畫猶曰：「王其庶幾召我。」一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一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一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

不善處窮，即不能自用意。

文情開宕。

總斷志大，二句是不能用。漢文之本一，字一惜。借苻堅能用，王猛正歸過，漢文不能，用賈生此一轉，尤妙。

仍歸結到本身上去，雙關作收，深情遠思無限，低徊。

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躍同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扶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總評】

賈生有用世之才，卒廢死于好賢之主，其病原欲疎閒絳灌舊臣，而為之痛哭，

故自取疏廢如此，所謂不能謹其所發也。末以苻堅用王猛，責人君以全賈生之才，更有不盡

之意。

【註釋】

○【王者之佐二句】謂有卿相之才也。賈誼，雒陽人，年二十餘，文帝召以爲博士。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帝于是疏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後召對宣室，拜爲梁王太傅，因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帝雖納其言，而終不見用，卒以自傷哭泣而死，年三十三。」

○【自取】以其不能待且忍，故云自取。○【漢文】漢文帝名恆，高帝之子。○【將之荆三句】荆，楚本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冉有名求、子夏，姓卜名商，皆孔子弟子。○【晝】齊邑名，今山東臨淄縣。○【公孫丑】孟子弟子。按孟子當作充虞路。○【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初，帝封代王，孝惠無嗣，大臣迎立之。始至渭橋，太尉勃跪上天子璽符。○【灌嬰連兵數十萬二句】高后時，諸呂欲危劉氏，大將軍灌嬰與齊王襄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優遊浸漬】優遊，閒暇自得貌。浸漬，喻由漸而入也。○【爲賦弔屈原】有「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句。○【綦紆鬱悶二句】有「子獨抑鬱其誰語，鳳縹緲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句。○【自傷哭泣二句】梁王騎墮馬而死，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五句】苻堅，本姓

蒲，晉時前秦之主。王猛，晉北海人，字景略。堅因呂婆樓以招王猛，一見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過諸葛孔明也。乃以國事任之。猛遂佐苻堅滅前燕，取仇池，陷晉漢中，取成都，克前涼，定代地，得地有天下之半。⑤【狷介】性褊急不能從俗也。

鼂錯論

蘇軾

仁人君子三
句爲一篇關
鍵

兩段攝盡通
篇大意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狙^三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辨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三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

以有以取之
一句斷定全
篇俱發此句
惟堅忍不拔
故能從容收
功伏下驟字
反照下驟字

借禹作證爲
立論之根

以天子自將
而已居守一
句指出鼂錯
破綻通篇從
此發議
發七國之難
緊喝一句

斷盡鼂錯與
袁盎何與耶

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會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

此段是代爲
錯計作正意
到底只責其
不自將收足
出身犯難意
取上錯有以

盜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閒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總評】

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鼂錯之死，人多歎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之論，發前人所未發，有寫錯罪狀處，有代錯畫策處，有爲錯致惜處，英雄失足，千古興嗟，任大事者，尙其思堅忍不拔之義哉。

【註釋】

①【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②【狙】習也。③【鼂錯盡忠爲漢五句】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文帝時爲太子家令，以才辯得幸。景帝三年，錯患七國強大，請削諸侯郡縣。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合兵反，罪狀鼂錯，欲共誅之。帝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袁盎與錯素有隙，因言惟斬

錯可以謝諸侯。帝遂斬錯東市。④【龍門】山名，在山西河津陝西韓城之間，爲大禹所鑿。禹
貢稱「導河積石至於龍門」是也。⑤【潰冒衝突】喻水勢四決，不易抵禦也。⑥【袁盎】
字絲，楚人，漢書作爰盎。⑦【淬礪】火入水爲淬。礪，磨也。

新體評註古文觀止 卷十一

上梅直講書

蘇軾

劈頭歎周公起奇絕

接手又羨孔子更奇通篇以樂字為主雙收周公孔子語以孔子比歐梅以其徒自比意最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十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

高而自處亦

高出歐陽公

歐梅之樂只
虛寫妙

欲寫其得見
先寫其不得
見文勢開拓

不為世俗之
文應上脫去
世俗之樂正
見知己處
敘歐梅之識
拔自己之遭
遇極為淋漓
酣暢

自東坡說出
乃一篇之真
鍵

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

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

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

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

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

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

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

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

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

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

引成語四句
收住

末復以樂乎
斯道專頌梅
穴是樂字結

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總評】

此書敘士遇知己之樂，遂首援周公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不悅，以形起而自比于聖門之徒。坡公之推尊梅公，與陰自負意，亦極高矣。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其議論真足破千古來俗腸絕妙。

【註釋】

①【軾】蘇軾，字子瞻，眉山人。②【讀詩至鷓鴣三句】鷓鴣，國風篇名。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乃作鷓鴣之詩，以貽成王。君爽，周書篇名。君者，尊之之稱。爽，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爽。③【史】史記。④【兕】獸名，形似牛，頂止一角，其皮堅厚。⑤【管蔡】管叔名鮮，蔡叔名度，皆周武王之弟。⑥【歐陽公】歐陽修。⑦【梅公】梅聖俞。與歐陽修為詩友，有宛陵集六十卷。⑧【飄然】瀟灑自得之貌。⑨【對偶聲律之文】即作詩及詞賦之類。⑩【獲在第二】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

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一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一乃寘公第二。⑤【先容】先有人為之游揚也。⑥【請屬】即請託也。⑦

【溫然】和貌。

喜雨亭記

蘇軾

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拆開顛倒點出已盡一篇之意引古為證

縱一筆下便可既而字轉文始曲折借憂字形出喜字慶歌忭三字易法

開出波瀾

亭以兩名志喜也。一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

以無雨之可
夢形出得雨
之可樂

應前示不忘
結住

歌非餘文蓋
喜雨固必志
而志喜雨何
故卻于亭此
理還未說出
因借歌以發
之

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七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如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邇之力，民曰：「太守，一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總評】

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寫，合寫，倒寫，順寫，虛寫，實寫，即小見大，以無化有，意思愈

出而不窮，筆態輕舉而蕩漾，可謂極才人之雅致矣。

【註釋】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

周公於東土，周公嘉天子之命，作嘉禾。①〔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爲元鼎元年。②〔叔孫勝敵以名其子〕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③〔扶風〕今陝西鳳翔縣，漢扶風郡也。軾於嘉祐五年，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④〔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西北。⑤〔怵〕喜樂也。⑥〔薦饑〕連歲不熟也。⑦〔熾〕盛也。⑧〔不遺〕不棄也。⑨〔襦〕短衣也。⑩〔太空〕天也。

凌虛臺記

蘇軾

起筆亦凌虛而

點出臺

先敘未築臺之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一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

彼既築臺之
後悅然不知
二句正寫淺
虛意

提句寄想甚
遠
臺從無而有
是說興成
臺自有而無
是說廢毀

憑弔今古唏
噓感慨欲歌
欲泣

推進一層說

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

託意有在而不說出妙

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總評】

通篇只是與成廢毀二段；一寫再寫，悲歌慷慨，使人不樂；然在我有足恃者，何

不樂之有。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達識，故以至理出爲高文。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本旨。

【註釋】

①【南山】卽終南山，一名秦嶺，爲關中大山，巨鳳翔岐山郿縣武功盩厔鄠

縣長安藍田諸縣境。②【麗】附也。③【雖非事之所以損益二句】謂太守本非以遊觀爲

事，何必損益之。但在物理，不當令其山不顯也。④【凌虛】臺名，在今陝西鳳翔縣官廡後園，

陳希亮知鳳翔時建。⑤【陳公】卽陳希亮。⑥【髻】髮束於頂也。⑦【奮迅】奮發迅速也。

⑧【虺】毒蛇也。⑨【祈年棗泉】祈年，觀名。棗泉，宮名。秦穆公墓，在棗泉宮祈年觀下，見坡

公鳳翔八觀詩。⑩【長楊】較獵之所，在盩厔縣境。⑪【五柞】祀神宮，亦在盩厔縣。宮中有

五柞樹，因以爲名。⑫【仁壽】隋文宮名，在麟遊縣。⑬【九成】唐太宗所建宮，以避暑。⑭

【夸】自大也。

超然臺記

蘇軾

樂字是一篇
主意

一起便見超
然

物有以蓋之
句承上起下

反超然說

此段言遊於
物之內則因
其美惡而生
憂樂遊於物
之外則無所
往而不樂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餽糟
噉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
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
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一^三是謂求禍而辭福。一^四夫求禍而
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
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五高且大者也。彼挾
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
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六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
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七庇采椽之居；背
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

以不樂反跌一句起下文

上寫因樂而有臺下寫因臺而得樂放意肆志四字正為樂字寫照上下關鎖

憑今弔古感慨淋漓超然山水之外

樂字一振點臺名字應前安往而不樂乃遊于物之外句超

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
 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
 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
 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
 登覽，放意肆志焉。一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
 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
 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
 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一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
 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廿三}園蔬，取池魚，釀^{廿四}秫
 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
 之。且名其臺曰：一超然。一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

然之意得此一結更暢

之外也。

【總評】

是記先發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其敘事處，忽及四方之形勝，忽入四時之佳景，俯仰情深，而總歸之一樂，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註釋】

①【鋪糟啜醢】鋪，食也。糟，酒滓。啜，嘗也。醢，薄酒。

【蓋蔽也。】

④【隙中觀鬪】喻眼界之小也。

【山東膠縣，及高密縣等地。】

⑦【采椽】質素不斲。⑧【齋廚】藏疏食之庖廚也。

【盡也。】

⑨【杞菊】謂枸杞與菊花。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

【邱高密】

二縣名，皆屬今山東膠東道。⑩【馬耳常山】二山名，秦漢間高人多隱於此。

【盧山】

卽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羨門子高者。⑪【盧敖】秦博士。

【臨胸縣。】

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卽此。⑫【尙父】太公。

【公。】

⑬【濰水】源出山東莒縣之箕屋山。韓信與龍且戰，夾濰水而陣，卽此。

【封淮陰侯。】

⑭【擷】捋取也。⑮【稊】稷之黏者，卽稗也。

【粟】

纔脫殼而已，言不精鑿也。⑯【子由】蘇轍字。

【濟南】

卽今山東歷城縣治。

放鶴亭記

蘇軾

先點作亭

承寫因異境作亭

又從異境上摹寫一番

次點名亭二段敘事錯

落多致藏飲酒二字

作後案隱居之樂三

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攸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

引鶴從上名
亭來引酒從
上飲酒來

應上隱居之
樂三句遠想
遠韻筆勢瀾
翻就山人作
收

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一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飽汝。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總評】

記放鶴亭，卻不實寫隱士之好鶴，乃於題外尋出酒字，與鶴字作對，兩兩相較，真見得南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其得心應手處，讀之最能發人文機。

【註釋】

①【熙寧】神宗年號。②【彭城】卽今江蘇銅山縣治。③【雲龍山】在今

銅山縣之南，張天驥隱於此，遂號雲龍山人。④【麓】山足。⑤【岡】山脊也。⑥【馴】順習

也。⑦【陂】澤障曰陂。⑧【俸】向也。⑨【挹】酌也。⑩【鳴鶴在陰二句】易中孚九二爻

辭言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如鶴鳴于幽隱之處，而其子自和之也。⑪【

鶴鳴于九皋二句】詩小雅鶴鳴之篇。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言鶴之

鳴，在於九皋，至深遠矣。而聲則聞於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也。⑫【衛懿公好鶴】左傳魯

閔公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

滅衛。⑬【周公作酒誥】酒誥，周書篇名。商紂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

王以其地封康叔，故周公作酒誥以教之。⑭【衛武公作抑戒】抑戒卽詩大雅抑之篇。衛武

公年九十有五，作抑戒以自儆。其三章云：顛覆厥德，荒湛于酒。⑮【劉伶阮籍】晉劉伶，阮籍，

崇尙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嵇康等爲竹林七賢。⑯【遜

崇尙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嵇康等爲竹林七賢。⑯【遜

世〕避世也。②〔斂〕收也。③〔集〕鳥飛而下止也。④〔矯然〕高舉也。

石鐘山記

蘇軾

引水經起更
典實

一駁伏下簡
字案

再駁伏下陋
字案

說出不信仍
然是疑轉下
有勢

水經云：「彭蠡^里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力元以爲一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五，聲如洪鐘。一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一函^七胡，一北音一清越^八，一枹^九浮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十三}。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空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

點綴奇景慘澹淒其侵人毛髮伏下士大夫不肯以絕壁句

說出古人以鐘名石為不謬 破人常疑之句

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十五十六，兀聞人

聲亦驚起，磔磔十七，雲霄閒，又有若老人欬概，且笑於山谷中者，或

曰：「此鶴十八，實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十九，眩安

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

深，微波入焉，涵澹二十，澎湃廿一，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閒，將入港

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廿二

坎鏜湯榻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

「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廿三，亦也。窾坎鏜榻者，魏獻

子之一歌鐘廿四」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

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

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

破余尤疑之

結出簡兩陋

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總評】

世人不曉石鐘命名之故，始失于舊註之不詳，繼失于淺人之俗見。千古奇勝，埋沒多少。坡公身歷其境，聞之真。察之詳，從前無數疑案，一一破盡，爽心快目。

【註釋】

①【水經】書名，舊題漢桑欽撰。②【彭蠡】湖名，即今江西鄱陽湖。③【石

鐘山】高五六百尺，周十里許；下多石穴，風水相激，聲發如鐘，故名。④【酈元】即酈道元，字

善長，北魏范陽人，著水經注四十卷。⑤【搏】擊也。⑥【李渤】少室山人，唐順宗徵爲左拾

遺，稱疾不至。⑦【函胡】宮音。⑧【清越】商音。⑨【枹】鼓槌也。⑩【元豐】神宗年號。⑪

【齊安】故城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百二十里。⑫【臨汝】故城在今江西臨川縣西。⑬【長

子邁二句】時公之長君蘇邁，爲饒州府德興縣尉。饒，宋爲州，治今江西鄱陽縣。德興，即今江

西德興縣。⑭【磴磴】石聲。⑮【栖】鳥止曰栖。⑯【鶻】鶻鳥也。⑰【磔磔】鳴聲。⑱【鶴

鶴】似鶴而頂不丹者。⑲【噌吰】鐘聲。⑳【涵澹】水搖動貌。㉑【澎湃】波相戾貌。㉒【

窾坎鏗鞳】鐘鼓聲。㉓【周景王之無射】景王名貴，無射，鐘名。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天王

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魏獻子之「歌鐘」，歌鐘，編鐘也。左傳襄公十一

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按當作魏莊子。獻子名茶，莊子之孫也。文誤

引。〔臆斷〕謂憑己意而武斷之也。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

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遭忽得此兩句是從古來聖賢遠遠想入忽然提出氣字來一遇是氣則富貴智勇辨皆無所用纔見浩然

疊作四語刻畫氣字言古今聖賢歿後必為神是一篇之冒

宕句得神

文起八代之衰，四句說盡，韓公一生。

智可欺王公，四句承上生。

一點便醒，應上人無所不至，二句收住。

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

記新廟下忽
作辨難文情
湧起

現前點撥妙
解妙喻

點出碑

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廿六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廿九民懼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卅一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卅二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卅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

言公從天而降爲一代詞章之宗文章道德大莫能及

歌詞蹈厲發越直追雅頌

龍白雲鄉，手抉謂入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

旁，下與濁世埽粃糠。西遊一咸池，一略一扶桑，一草木衣被謂九昭回

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能望。作書

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

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謂五

牲雞卜羞我觴，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畱我涕滂，翩然被髮下

大荒。

【總評】

韓公貶於潮，而潮祀公爲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故公之歿也，是氣猶

浩然獨存。東坡極力推尊文公，豐詞瓌調，氣餼光采，非東坡不能爲此，非韓公不足當此，千古

奇觀也。

【註釋】

○【生有自來】生不苟生。○【逝有所爲】死不苟逝。○【申呂自嶽降】詩

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卽呂也。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申

申伯也。④【傳說爲列星】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⑤【浩然】盛大流行之

貌。⑥【良平】張良，陳平。⑦【賁育】孟賁，夏育。⑧【儀秦】張儀，蘇秦。⑨【東漢】光

武中興，遷都洛陽，故稱東漢。⑩【貞觀】太宗年號。⑪【開元】玄宗年號。⑫【房杜姚

宋】房，房玄齡，杜，杜如晦，姚，姚崇，宋，宋璟，四人皆唐之名相。⑬【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

隋。⑭【道濟天下】公原道等篇，與衍宏深，障百川，狂迴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⑮【忠犯

人主之怒】憲宗迎佛骨入禁中，公上表極諫，帝怒，貶潮州。⑯【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

帥洪正而立王廷湊，詔公宣撫，衆皆危之。公至，對廷湊力折其黨。⑰【豚魚】易中孚象曰，信

及豚魚。⑱【開衡山之雲】公有謁衡山南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

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盡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晴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

⑲【憲宗之惑】謂貶潮州。⑳【馴鱷魚之暴】潮州鱷魚爲患，公爲文投水中，是夕，暴風震

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鱷魚西徙六百里。㉑【弭皇甫鉞李逢吉之謗】憲宗得公潮州謝表，

頗感悔，欲復用之。鉞忌公，奏改袁州，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公與李紳交鬪，遂罷公爲兵部侍

郎。是不能止謗也。㉒【南海】郡名，今廣東番禺縣，其舊治也。㉓【廟食百世】謂潮州立

廟祀公。⑤【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山陽，貶潮州，移袁州，行軍潮州，宣撫鎮州，是不能一日在潮也。⑥【潮】潮州，即今廣東潮安縣。⑦【元祐】哲宗年號。⑧【朝散郎】官名。⑨【聽】聽其所令。⑩【不能一歲】猶言不及一年。⑪【焄蒿悽愴】鬼神精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⑫【元豐】神宗年號。⑬【昌黎】故城在今直隸通縣東，因文公先世居昌黎，故追封爲昌黎伯。⑭【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謂公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⑮【雲漢句】詩小雅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謂公以手扶開雲漢，分爲之天章。⑯【天孫句】天孫，織女也。言若織女爲公織就雲錦之裳。⑰【飄然句】飄飄然乘高風，而降自上帝之側。⑱【濁世糺糠句】喻世俗文章之陋。⑲【咸池句】淮南子曰：「陽谷，」浴于「咸陽，」拂于「扶桑，」謂公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過于「扶桑，」日拂之方。「咸池，」地名；「扶桑，」神木，皆爲日出之處。⑳【草木句】謂公光輝發越，被及草木，猶日月之昭回于天而光明也。㉑【李杜】李白，杜甫，唐之詩士。公與之追逐參列，翱翔于其間。㉒【籍湜句】張籍，皇甫湜同名於時，而不及公遠甚。汗流者，言其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謂其退避奔走而僵仆也。㉓【滅沒句】日光沖激，謂之滅沒；反從下照，謂之倒影。喻公之道德光輝，炫耀奪目，人不能擬而望之也。㉔【詆佛】謂佛骨表。㉕【要觀】公被謫

潮州，跋涉嶺海。是謂要觀南海，窺衡山湘水。【九嶷句】九嶷，山名；在蒼梧零陵之間，舜所葬處。英皇，堯女；娥皇，女英也。從舜南狩，道死衡湘之間。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娥皇女英之靈。

【祝融句】南海之神曰祝融。海若，亦海神。公涉嶺外海道，祝融爲之先驅于前，而海若亦率怪物以斂藏。【約束句】謂驅鱷魚之類。【鈞天句】九天，中天曰鈞天。言大鈞之天無人，而上帝爲之悲傷。【謳吟句】特遣巫陽謳吟以下招文公。巫陽，古之善占筮人名。【犧牲句】犧牲，卽犂牛。雞卜，嶺表凡小事必卜，名雞卜。鼠卜，羞進也。言祭以犧牲雞卜之薄而進我之觴，所以表誠也。【荔丹句】公羅池廟碑，荔枝黑兮蕉葉黃，爲迎送柳子厚之歌。東坡引用其語，以見潮人祭公，亦如公之祭子厚也。【下大荒】韓公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東坡用此語，蓋祝其來享也。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臣等猥委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

自謙引起

設一確喻，便可轉入宣公奏議

極贊宣公

便發感慨

反振作頓起
下仁宗常用
宣公之言

此段勸勉仁
宗聽信之意
最爲婉切

世閒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始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

以諸史諸子
形出奏議深
明宣公之論
便于觀覽推

直寫乞校正
進御之意

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總評】

東坡說宣公便學宣公文章，諷勸鼓舞，激揚動人。宣公當時不見知于德宗，庶幾今日受知于陛下，與其觀六經諸子之崇深，不如讀宣公奏議之切當，尤使人主有欣然嚮往，恨不同時之想。

【註釋】

○【備員講讀】時東坡任翰林，與呂希哲范祖禹同進。○【陸贄】字敬輿，

嘉興人。唐德宗時，爲翰林學士，甚見親任。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贄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在朝論諫，言皆剴切；其奏議爲後世所宗。卒謚宣公。○【德宗】名适，代宗之子。○【以苛刻爲

能十四句】舉奏議中大要言之。⑤【膏肓】肓，膈也。心下爲膏。左傳晉景公疾病，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⑥【貞觀】太宗年號。⑦【西閣】長官署也。⑧【馮唐二句】漢文帝謂馮唐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拊髀曰：吾獨不得頗、牧爲將，何憂匈奴哉？⑨【魏相條鼂董之對二句】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上任用焉。⑩【三史】史記及兩漢書爲三史。⑪【聖言】六經。⑫【末學】諸子百家。⑬【支離】不條達也。⑭【龜鑑】龜所以卜，鑑所以照；喻足爲前知反省之助。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

風月是一篇
張本
白露二句是
寫秋景

賦頌受此風
此月者一路
都寫樂景
點出樂字

忽因吹洞簫
發出一段悲
歌感慨起下
愀然意

先引昔所誦
詩

借曹公發端
其傷心卻在
下一段

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平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八而歌之。歌曰：「桂棹^九兮蘭槳，擊空明兮泝^素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十三}，鳥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十四}。蘇子愀^{十五}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一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十九}，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廿三}千里，旌旗蔽空，釃^{廿四}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廿五}，舉匏樽以相屬^視。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

擬客發議以
抒下文

即水月天地
以自解見得
天地盈虛消
長之理本無
終窮況眼前
境界自有風
月可樂何事
悲感

結出人自在

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廿七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廿八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廿九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總評】

欲寫受用現前無邊風月，卻借吹洞簫者發出一段悲感，然後痛陳其胸前一

片空闌了悟，風月不死，先生不亡也。

【註釋】

①【壬戌】宋神宗元豐四年。②【赤壁】在湖北黃岡城外，名赤鼻磯；東坡

所遊卽此。至周瑜破曹軍處，在嘉魚縣東北江濱；東坡所誤認也。③【窈窕之章】詩陳風月

出篇其首章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④【斗牛】二星名。⑤【一葦】喻

小舟也。葦，葦葭之屬。衛風：誰謂河廣，一葦杭之。⑥【御風】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⑦【羽

化】道家飛昇遐舉，謂之羽化。⑧【舷】船邊。⑨【棹槳】舟中前推曰槳，後推曰棹。⑩【擊

空明兮泝流光】搖槳曰擊。月在水中，謂之空明。逆水而上曰泝。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⑪

【美人】謂同朝君子。此先生眷眷不忘朝廷之意也。⑫【洞簫】簫無底者。⑬【嫋嫋】悠

揚貌。⑭【嫠婦】寡婦也。⑮【愀然】容色變也。禮記：愀然作色。⑯【月明星稀三句】文選

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是爲魏武帝。⑰【夏

口】地名，在今湖北武昌縣西黃鵠山上；三國時，吳築夏口城。⑱【武昌】卽今湖北鄂城縣

治。⑲【繆】繞也。⑳【困於周郎句】周瑜，字公瑾；曹操呼爲周郎。此謂曹操爲周瑜敗於赤

壁。㉑【破荊州】荊州故城，在今湖南武陵縣東北。此謂劉琮降也。㉒【下江陵】江陵卽今

湖北江陵縣。此謂操自江陵至赤壁也。㉓【舳舻】船尾曰舳，船首曰舻。㉔【釃酒臨江二句

】釃，酌酒也。槩，矛屬。曹氏父子鞍馬閒爲文，往往橫槩賦詩。㉕【匏樽】酒器之質者。㉖【蜉

【游】小蟲，名渠略，朝生暮死。⑤【知不可乎驟得二句】言終無可奈何也，故寓此意于悲聲之中。⑥【瞬】目搖也。⑦【狼藉】不整齊也。⑧【枕藉】謂縱橫相枕而臥也。

後赤壁賦

蘇軾

寫不必定游赤壁

仍用風月二字乃坡公一生襟懷

敘出復遊之端最有頭緒

狀景寫情字字若畫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一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一馮夷。

寫盡崎嶇險仄蕭瑟景況

賦出人自在

空中著想

借鶴與道士寄寫曠達胸次

「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而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一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總評】

前篇寫實情實景，從樂字領出歌來；此篇作幻境幻想，從樂字領出歎來。一路奇情逸致，相逼而出；與前賦同一機軸，而無一筆相似。讀此兩賦，勝讀南華一部。

【註釋】

○【步自雪堂二句】公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堂以大雪中爲之，故名。臨皋，地名，在今湖北黃岡縣南，亦名臨皋亭。○【黃泥坂】

雪堂至臨臯之道也。③【薄暮】薄，迫也；迫，晚曰薄暮。④【松江鱸】一名四鰓鱸，出松江，味美於常鱸。⑤【嶠巖】高危也。⑥【披】開也。⑦【蒙茸】草卉叢生也。⑧【踞虎豹】石類虎豹之狀者，踞而坐之。⑨【登虬龍】草木有類虬龍者，發而援之。⑩【攀栖鶴之危巢】鶴鷹屬，夜則宿于危巢。吾仰而欲攀之。⑪【俯「馮夷」之幽宮】「馮夷」水神，息于深淵之幽宮。吾俯而欲窺之。⑫【劃然】如刀破物之聲。⑬【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⑭【玄裳縞衣】喻鶴身白而尾黑。⑮【戛然】獨立貌。⑯【踟躕】旋行貌。

三槐堂銘

蘇軾

入手便作疑詞文勢曲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

判斷極得

其可必也審矣。句便是入題筆勢。

先虛虛說起

前言其可必也審矣。此言天之果可必也。正是決詞。以應天可必乎之說。轉盼有情。

言王氏之得天未已意思

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

唱歎不盡

收結勁健

銘意言種槐
即是種德

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云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

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

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

鞏拱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

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

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

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

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總評】

起手以可必不可必，兩設疑局，作詰問體。次乃說出有未定之天，有一定之天。

歷世數來，乃見人事既盡，然後可以取必於天心。此坡公作銘微意。王氏勳業，與槐俱萌，實與

此文而俱永。

【註釋】

- ①【衷】適當也。
- ②【申包胥】春秋時楚人。
- ③【國之將興】暗指宋。
- ④【

厚施而不食其報。【晉國】⑤【其子孫三句】暗指魏公。⑥【晉國王公】王祐也；字景叔，大名莘人，官至兵部侍郎，追贈晉國公。⑦【漢周】漢姓劉，名智遠，周姓郭，名威。⑧【魏國文正公】王旦也；字子明，舉進士，真宗時，知樞密院，晉太保，當國最久，卒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⑨【真宗】名恆，太宗之子。⑩【景德祥符】俱真宗年號。⑪【左契】左券也。券分左右，各執一以爲信。⑫【懿敏公】王素也；字仲儀，仁宗時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扈從輿駕，祈雨太乙宮，後以學士致仕，就第，卒謚懿敏。⑬【仁宗】名禎，真宗之子。⑭【李栖筠】唐趙郡人，代宗朝爲御史大夫，名重於時。⑮【吉甫】字弘憲，憲宗時，同平章事，振興朝政，翕然稱治，封贊皇縣侯。⑯【德裕】字文饒，吉甫子，武宗時，由淮南節度使入相，決策制勝，威權獨重，進太尉，封衛國公。⑰【艾】盡也。⑱【休】美也。⑲【砥平】砥，磨石也。言如磨石之平。⑳【射利】猶言趨利。㉑【皇卹】猶言何暇憂恤。㉒【王城】天子都城。㉓【鬱鬱】茂盛貌。

方山子傳

蘇軾

隱人一句伏案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

好俠是一篇
之綱
總是豪俠氣
概伏下使酒
好劍輕財一
段

姓名字並點
出

逼真隱士行
徑

描寫隱居之
樂刻畫入情

聳然句一頓
便作波瀾

游俠之態如
畫

得此一轉更
見悲壯

應前山中之
人喚起有得
意

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
閒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
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
一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
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
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
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
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
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
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
色，猶見於眉閒，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

掉轉自得意
句有聲響
作不凡語餘
波宕漾

官使從事於其閒，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閒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汗，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總評】

前幅自其少而壯而晚，一一順敘出來。中間獨念方山子一轉，由後追前，寫得十分豪縱，並不見與前重複。筆墨高絕。末言舍富貴而甘隱遯，為有得而然，乃可稱為真隱人。

【註釋】

○【方山子】陳慥，字季常，宋永嘉人。東坡至黃，季常數從之遊。○【光黃】

光州，即今河南潢川縣。黃，黃州，即今湖北黃岡縣。○【朱家】漢初魯人，以俠聞，趨人之急，

甚己之私。○【郭解】漢軹人，為人仗義不伐，以軀借交報仇，後被誅死。○【折節】屈己下

人。○【方山冠】後漢書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采縠為之。○【謫居於黃】謫黃州稅監。○

【嬰然】驚視貌。○【使酒】漢書為人剛直使酒。注因酒而使氣也。○【岐山】縣名，今屬

陝西關中道。○【精悍】精銳強悍也。○【勳閥】書功狀以榜於門左曰閥。勳閥，謂勳臣之

家。○【佯狂】偽為狂也。史記殷本紀箕子佯狂為奴。

六國論

蘇轍

先怪六國滅
亡爲六國代
計次爲六國
再咎當時策
士不知天下
之勢下乃發
議

一反更醒
引證以明己
說之有據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

切責韓魏

切責東諸侯
通篇結穴下
只一意轉折
而盡

此段深著自
安之計在知
天下之勢

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

感歎作結遺恨千古

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總評】

是論只在不知天下之勢一句。蘇秦之說六國，意正如此。當時六國之策，萬萬無出于親韓魏者，計不出此，而自相屠滅，六國之愚，何至于斯。讀之可發一笑。

【註釋】

①【六國世家】史記於記載六國事，列入世家。其編次之體，次於本紀。②【

衝】通行之大道也。③【剛壽】史記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剛故城，在今

山東甯陽縣東北，壽故城，在今山東壽張縣東南。④【障】屏障也。⑤【虎狼之秦】喻秦之

強暴也。⑥【東諸侯】謂山東諸國。⑦【場】邊境也。⑧【背盟敗約】謂背棄合縱之盟，敗

壞攻秦之約。⑨【屠】殺也。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

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

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

以養氣冒起一篇大意

跌蕩申明文為氣之所形非親嘗者不能道此開宕

虛提以起下四段

本欲說見太尉卻自嵩華黃河京師許多奇聞壯觀說來文勢浩瀚以歐陽公陪起太尉妙接無痕

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年十有九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

未之見句挽
上起下

一齊收捲勢
如破竹
應奇聞壯觀
結束筆力千
鈞
又自明志氣

住意灑然

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有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總評】

意只是欲求見太尉，以盡天下之大觀，以激發其志氣。卻以得見歐陽公，引起

求見太尉，以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引起得見歐陽公，以作文養氣，引起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絕妙奇文。

【註釋】

①【太尉】漢官名，其尊與丞相等。時韓琦以樞密兼武職，同於漢之太尉，故

用古稱。①【轍】蘇子由名轍，爲文高雅，與父洵兄軾合稱三蘇。②【周覽】徧觀也。③【燕趙】今直隸山西之地。④【疎蕩】意氣橫佚之貌。⑤【百氏】諸子百家也。⑥【汨沒】滅也。避暑錄今人言汨沒，當是浮沈之意。⑦【秦漢故都】秦都咸陽，漢郡長安，並在今陝西。漢光武徙都洛陽，稱東都，在今河南省。⑧【恣】縱也。⑨【終南】山名，今自甘肅通過陝西，至河南陝縣以南諸山皆是。其主山在今陝西長安縣。⑩【嵩華】中嶽曰嵩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北。西嶽曰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⑪【黃河】源出青海巴顏哈喇山，其流曲折入甘肅境，又經陝西山西河南直隸山東，至利津縣，奪大清河故道入海。⑫【方叔召虎】皆周宣王卿士，方叔征荆蠻，召虎平淮夷。⑬【待選】職官由部銓舉曰選。子由以年少不願仕，故託言歸而待選。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原北合漢沔，勉

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

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

以亭覽觀江
流故從江敘

起
點亭字

倒出快哉

寫當日所見
以為快

弔往古之事
以為快

因快哉二字
發此一段論
端尋說到張
夢得身上若
斷若續無限
煙波

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合，濤瀾洶湧，風雲開

闔，^五書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六忽，動

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

山，岡陵起伏，草木行^七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上聲}

此其所以為「快哉」一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七曹孟德

孫仲謀之所睥睨，^{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風流遺跡，亦足以

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八景差^九於蘭臺之宮，有風颯^十然

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

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

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

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

快字從其中
看出纔起得
張君謫居之
快來

無所不快句
是翻跌

緊收正寫快
哉何等酣暢

反結更有餘
味

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坦然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稽計之餘，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升者，烏睹其為快也。

【總評】

前幅握定「快哉」二字洗發；後幅俱從謫居中生意。文勢汪洋，筆力雄壯，讀之令人心胸曠達，寵辱都忘。

【註釋】

①【西陵】峽名，在湖北宜昌縣西北二十五里；又名夷陵，三峽之一。

②【沅】沅水名，並在湖南省。漢水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並在湖北

省。③【清河】地名，即今直隸清河縣。④【齊安】即黃州。⑤【闔】合也。⑥【倏忽】言非

意計所及。⑦【三國志倏忽之間，人船異勢。】⑧【曹孟德二句】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睥睨，

銘誌三句是
一篇綱領

此段申明與
史異句

視貌。周瑜，權將，嘗破曹操赤壁下。陸遜亦權將，嘗破曹休，振旅過武昌，權以御蓋覆遜出入。直
聘曰馳，亂馳曰駑。⑧【楚襄王】名橫。⑨【宋玉】屈原弟子，爲楚大夫。⑩【景差】楚人，事
頃襄王，爲公族大夫。⑪【蘭臺】地名，在今湖北鍾祥縣治東。⑫【颯然】風聲也。⑬【雄風
猶威風也。⑭【會稽】指簿書錢穀言。⑮【蓬戶甕牖】編蓬爲戶，以破甕口爲牖。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

此段申明義
近于史句

此段言衰世
銘不得實起
下段當觀其
人意見
銘以人重此
句為通篇關
鎖
又從觀其人
翻出公與是
一語見今世
之銘併其義
之近于史者
亦失之矣
然則一轉徐
徐引入歐公
身上來

從道德側到
文章

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

此段申明能盡公與是必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下便可直入歐

公又作此一頓文更曲折先生二句是千里來龍至此結穴

收轉感慨嗚咽感恩圖報意頓住下乃發出絕大議論正是銘與史異用而同功

遙應前段警勸之道

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於所可感，則往往盡與入聲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晞希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媿以懼，爲人之父

數美歸于先生一語極爲推重歐公并結出自慚意

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總評】

子固感歐公銘其祖父，寄書致謝，多推重歐公之辭。然因銘祖父而推重歐公，則推重歐公，正是歸美祖父。至其文紆徐百折，轉入幽深，在南豐集中，應推爲第一。

【註釋】

①【撰】屬辭記事也。②【墓碑銘】立碑於墓道，以表死者之姓氏里系，而

繫以銘辭也。③【或納於廟三句】古之銘誌，必勒之石，或留于家廟，或置之墓前，其義一也。

④【苟其人之惡三句】史兼載善惡，銘獨記善，所以異也。⑤【嚴】敬也。⑥【非公與是】

徇私則不公，惑理則非是。⑦【淑】善也。⑧【徇】順從之意。⑨【卓卓】特立貌。⑩【蓋然

】傷痛貌。⑪【鞏】曾子固之名。子固爲宋之南豐人，工文章，所著曰元豐類稿。⑫【晞】明

不明之際也。⑬【滯拙】愚鈍也。⑭【屯蹶否塞】即顛連困厄之義。⑮【幽抑】抑鬱而不

遇時也。⑯【所以然】謂所以感歐公者。⑰【承教而加詳焉】承歐公來書之教而加詳。⑱

【不宣】不盡也。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提蘇軾說入

點出二生

敍出二生之
文

一總頓住

通篇意在勉
二生以行道
不當但求爲
文詞

因迂闊解惑
二句生出下
兩段文字

疊一句妙

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予曰：「予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

一段答他笑
以為迂闊句

致
應前錯落有

一段答他解
惑于里人句

照起作結

以文不近俗，一迂之小者耳。一患為笑於里之人。一若予之迂大矣。一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總評】

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則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闊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讀之覺文章聲氣，去聖賢名教不遠。

【註釋】

○【趙郡】按蘇軾，宋史本傳稱眉山山人。考其族譜，唐神龍初，蘇味道，直隸欒

城人，刺眉州。一子留於眉，遂家焉。子瞻即其苗裔。欒城縣，陪唐時屬趙郡。○【同年友】子固

與東坡同登嘉祐進士，故有此稱。○【蜀】今通稱四川曰蜀。○【黎生安生】蜀之二士。

○【閔壯雋偉】言其文筆之特異也。○【反覆馳騁】言其文章之豪放也。○【江陵】即

今湖北江陵縣。④【司法參軍】爲郡佐吏，主刑法。⑤【迂闊】謂遠於事情也。⑥【庸】

語詞。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先立一案

陡然一劈

駁得倒
斷得盡
疾轉疾收字
字警策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總評】

文不滿百字，而抑揚吞吐，曲盡其妙。

【註釋】

①【孟嘗君】卽田文。

②【卒賴其力二句】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

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秦獻之昭王。客有能爲狗盜者，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幸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追之。

孟嘗君至關，一關法鷄鳴而出客。一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得出。③〔擅據也。〕④〔南面〕王者之位。論語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分提

先翻同字

次點學字

接上相似總點同學

空中立說句法變換自成雋永
選發同學二字先後綴映百倍精神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一正

微分主客是
文家點題法

結出別意同
學兄弟每每
若此言之慨
然
正文只此末
二語

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輔音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總評】 別子固而以正之陪說，交互映發，錯落參差，至其筆情高奇，淡而彌遠，自令人尋味無窮。

【註釋】 ①【江之南】長江之南也。②【子固】曾鞏字，見寄歐陽舍人書。③【淮之南】淮水之南也。④【正之】孫侔，字少述，一字正之，宋湖州人，與荆公交最厚，有別正之詩云：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可謂契重矣。⑤【辭幣】辭令，幣帛也。⑥【扳】引也。⑦【輔】車所踐也。⑧【守】職守也。⑨【繫】繫念也。

遊襄禪山記 王安石

襄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

通篇借遊華山洞發揮故先點出洞名

伏篇末案

閒文生趣

點前洞是竇

點出後洞是主

已上敘遊事筆筆伏後議論

借此以喻學之深造

其後名之曰：「襄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襄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五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六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魚蟲鳥獸，往往有

文情開拓

翻跌盡致亦
以曲折遞下

一路俱是論
遊按之卻俱
是論學古人
詣力到時頭
頭是道川上
山梁同一趣
也至此方點
直至此方點
明學者記意
寓體收拾已
盡
點四人結

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予於什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

【總評】

借遊華山洞發揮學道。或敘事，或詮解，或摹寫，或道故意之所至，筆亦隨之。逸

興滿眼，餘音不絕，可謂極文章之樂。

【註釋】

①【華山】在今江蘇高淳縣東南，與西嶽華山有別。②【浮圖】僧也。③【

禪院】僧衆所居。④【廡冢】構屋以庇墳墓。⑤【仆道】伏地也。⑥【窈然】深遠也。⑦【

擁】持也。⑧【瑰怪】奇異也。⑨【廡陵】故城在今江西吉安縣南。⑩【長樂】故城在今

廣東梅縣東北。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點得有致

略頓

長才屈於下
位者不堪展
讀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識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

可哀一句斷
下發議

韓非工說而
發憤于韓王
李廣善戰而
終詘于漢武
千古恨事不
少

嗟乎二句收
上妙不說盡

一結感慨無
窮

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

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

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

仰，以赴勢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

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

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

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

瓊，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

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

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總評】

起手敘事，以後痛寫淋漓，無限悲涼。總是說許君才當大用，不宜以秦州海陵

縣主簿終。此作銘之旨也。文情若疑，若信，若近，若遠，令人莫測。

【註釋】

①【譜】謂序錄之也。

②【泰州】州名，南唐置，今改爲泰縣。

③【海陵】縣

名，漢置，卽今江蘇泰縣治。

④【縣主簿】縣佐也，主諸簿目。

⑤【稱天下】稱美於天下。

卓犖，絕異不羣之貌。亦作卓躒。

⑥【器】器重也。

⑦【寶元】宋仁宗年號。

⑧【方略】用

兵之方法謀略。

⑨【陝西】宋置陝西路，以在陝原之西，故名。

⑩【大帥】統軍之主帥也。

【太廟齋郎】太常寺屬官。

⑪【齟齬】謂不遇也。

⑫【右武】尙武也。

⑬【嘉祐】仁宗年號。

⑭【眞州揚子縣】卽今江蘇儀徵縣。

⑮【司戶參軍】郡之佐吏，主民戶。

⑯【泰興】卽今

江蘇泰興縣。

⑰【拔而起之】指范鄭諸公。

⑱【擠】排斥也。

評註古文觀止卷十一終

新體 評註古文觀止 卷十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 謙

起首提一句 作一篇之冒

水陸之難行 總鎖一筆 極言遊歷之 難句句伏下 案 應奇字頓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殘上聲道之險；
 水有瞿唐灩澦五 六 衍 預之虞。跨馬行，則竹閒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
 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七 聲栗。水
 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九 高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沈，下飽魚
 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
 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
 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十一 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
 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

述成都人物
形勝思致勃

挽能爲詩一
筆逾緊

山水一應

收轉庭學一
句下又推開

勘進一層山
水再應

應愧字結

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士遊眺飲射
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
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
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愧。方
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
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
而予齒益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尙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
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
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
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總評】

先敘遊蜀之難。引起庭學之能遊。是正文。繼敘己之不能遊。與前作反襯。末更

推進一步，起伏應合，如峯迴路轉，真神明變化之筆。

【註釋】

①【川蜀】謂四川省。②【中州】居中國之中。柳文怪其不爲之於中州。③

【劍閣】在四川劍閣縣北，大小劍山相連處，爲飛閣以通行道。④【棧道】險絕之處，傍山

架木以通道路，名曰棧道。⑤【瞿唐】峽名，在四川奉節縣東十三里，兩岸對峙，中貫一江，水

勢怒激，爲蜀江門戶。⑥【灩澦】一名淫瀨灘，在瞿唐峽口。水經注白帝城西江中有孤石，爲

淫瀨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⑦【掉栗】戰栗也，恐懼貌。⑧【悍利】鋒利也。⑨【渦

詭】謂不測之旋流。⑩【天台】即今浙江天台縣。⑪【中書左司掾】元併尙書於中書省，

下置左右司，分治省事，明沿其制，掾屬官也。⑫【照磨】都指揮司之屬官，主管文書。⑬【

成都】即今四川成都縣。⑭【免歸】罷官而歸也。⑮【投足】託足也。⑯【毫】禮記八十

九十曰毫。

閱江樓記

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閒

一豫一遊二句是立言本旨

先點作樓次點樓名

登高一呼氣勢雄闊
一思字生下許多思字

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為天下後世法。京
 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上
 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為一閱江
 一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
 以俟夫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
 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
 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
 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
 帆之上下，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
 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
 岸之閒，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挈桑行饁

岸之閒，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均足之煩，農女有挈婦人桑行饁廿五

從閱字注一
思字發出三
大段議論體
裁宏遠

以奚止句一
總文勢開宕

又歎前代所
建之樓以寓
箴規意

前從閱字上
注想此又從
江字上點綴
筆無滲漏呼
以誰承上起
下一句承上
既頌君又諷
臣意極周匝
得體又補出
結又補出此
意何等鄭重

葉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

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

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

臨春結綺，廿六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

藏燕趙之豔姬，不旋踵閒，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

然，長江發源岷山，廿七委蛇廿八移七千餘里而入海。白瀾碧翻，六朝之

時，往往倚之爲天塹，廿九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

矣。然則果誰之力歟？卅一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

如天，卅二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

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宵旰卅三圖治之功者，

勒諸貞珉，卅四他若畱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總評】

奉旨撰記，故篇中多規頌之言；而爲莊重之體，真臺閣應制文字。明初朝廷大制作，皆出先生之手，洵堪稱爲一代詞宗。

【註釋】

- 【金陵】卽今江蘇江寧縣，治明太祖建都於此。○【六朝】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也。○【南唐】五代時，徐知誥稱帝金陵，國號南唐。○【定鼎】建都也。○【聲教所暨】二句，暨，及也。湖南、湖北與極南之地也。禹貢：湖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一遊】孟子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注：豫，樂也。○【盧龍】山名，在江寧縣。○【蜿蜒】龍屈伸貌。○【虹】古稱蠅蝮，實則太陽光線與水氣相映而成。○【軒露】謂發見於外也。○【法駕】天子車駕。○【崇椒】山巔曰椒。○【凭】依也。○【朝宗】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小雅：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流水亦知所向也。○【述職】述己所守之職也。○【闕阨】關塞也。○【櫛風沐雨】以風梳髮，以雨沐頭，喻勤勞也。○【舶】海中大船。○【琛】寶也。○【綏】安撫也。○【覃】延也。○【四陲】四境也。○【輝】足拆凍裂。○【捋】取也。○【饋】饋也。○【臨春】結綺、齊雲、落星，皆爲古之樓名。○【岷山】一作汶山，在今四川松潘縣北。禹貢：岷山導江。○【委蛇】曲折也。○【涌】水上溢也。○【天塹】天然之塹坑，言其險也。○【逢掖】大衣也。儒行：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蕩蕩】廣大貌。○【宵旰】宵而

衣，吁而食，喻其勤也。○〔珉〕石之美者。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

久臥三句喻廢久則思用

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帝吾聞之。」

蓄極則洩六句喻廢極則必用

蓄極則洩，閔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

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

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

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一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一何

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

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甍，誰玉樹

泛言不必卜之理下乃轉入正旨
思字應上三思字季主點醒他全在此二句

是故六段思
今思昔現前
指點何等醒
缺

句與東陵
之言相對
應前作收緊

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十四}燐^那螢火，昔日之金釭^{十五}華燭也。秋茶春^{十六}齊^{十七}，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十八}荻^{十九}，昔日之蜀錦^{廿一}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總評】

通篇只說得一箇循環道理。喫緊喚醒東陵處，全在何不思昔者一句；以下總發明此意。世之人類多時命之感，讀此可以曉然矣。

【註釋】

①【東陵侯】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②【司馬季主

漢時善卜者。③【君侯】漢稱列侯曰君侯。④【蟄】伏藏也。⑤【慙】煩悶也。⑥【嚏】

鼻塞噴嚏。⑦【靡】無也。⑧【未究其奧】言未窺見其精深處。⑨【著】著草之莖，用以占

筮。⑩【龜】灼龜甲以下。⑪【有昔者句】昔者，謂見用之日；今者，謂處廢之時。⑫【瓊蕤】

草木華垂如瓊玉也。⑬【鳳笙龍笛】皆曲名，梁武帝製。⑭【燐】鬼火。⑮【金釭】燈也。

①【茶】苦草也。②【薺】蔬類。③【象白駝峯】皆美味。④【丹楓】楓木之葉，經秋而紅。
 ⑤【白荻】蘆荻開白花，生水邊。⑥【蜀錦齊紈】四川之錦，山東之絹，皆名品。⑦【激湍】
 急流也。⑧【浚谷】深谷也。

賣柑者言 劉基

提出欺字作
主通篇俱從
此發論

忽發兩段大
議論文臣武
將何處可置
面目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
 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
 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
 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
 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
 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
 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

承上二段細
寫之借題罵
世之文得此
遂為酣暢極
作反詰語極
冷雋

結出立言之
旨

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飶^{十八}

^{於去}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

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默無以

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廿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

於柑以諷耶？

【總評】青田此言，為世人盜名者發，而借賣柑影喻。滿腔憤世之心，而以痛哭流涕出

之士之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聞賣柑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註釋】①【杭】即今之浙江杭縣。②【柑】果木名，實扁圓，熟則色黃。③【燁然】

光盛貌。④【敗絮】用舊之棉。⑤【籩豆】籩，竹豆；豆，木豆。古者祭祀宴享，用以盛果實脩脯

之器。⑥【街】自矜也。⑦【虎符】兵符也。⑧【皋比】虎皮也。⑨【洗洗】果毅貌。⑩【干

城】謂能扞外以衛內。詩公侯干城。⑪【孫吳】孫臏吳起。⑫【峨】高也。⑬【挖】曳也。⑭

【紳】帶也。⑮【昂昂】高舉貌。⑯【伊臯】伊尹臯陶。⑰【斃】敗壞也。⑱【飶】飽也。⑲

【巍巍】高大貌。①【赫赫】勢盛貌。②【東方生】漢東方朔，字曼倩，善談諧，號滑稽。

深慮論 方孝孺

從人事側到
天道爲一篇
議論張本

引秦事一證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一變封建而爲郡縣，一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

引漢事一證

引東漢魏晉
一證

引唐事一證

引宋事一證

總斷一筆應
上天人二意
關鎖甚緊

又引醫巫以
爲不能深慮
之喻尤見醒
快

此段纔說出
工于謀天而
能爲深慮者
一篇主意結
穴在此

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

反掉作結尤見老法

——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總評】

天道爲智力之所不及，然盡人事以合天心，即天亦有可謀處。此文歸到積至誠，用大德，正是祈天永命工夫。古今之論天道人事者多，得此乃見透快。

【註釋】

①【變封建爲郡縣】古之王者，以爵土與人，分公侯伯子男五等，謂之封建。

秦始皇定天下，廢封建之制，分海內爲三十六郡，郡各領數縣，是爲郡縣制度。②【漢帝】漢

高祖也。③【庶孽】庶出之子。④【七國萌篡弑之謀】景帝三年，鼂錯患七國強大，請削諸

侯郡縣。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同舉兵反。⑤【

武宣】武帝宣帝。⑥【王莽】字巨君，平帝時爲大司馬，秉政，陽爲恭儉，以收人望，稱宰衡，加

安漢公，弑平帝，立孺子嬰，尋篡漢，國號新。⑦【光武】名秀，誅莽而中興。⑧【哀平】哀帝平

帝。⑨【唐太宗問武氏之殺其子孫二句】貞觀二十二年，有傳祕紀云，「唐三世之後，女主

武氏，代有天下。」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云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

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上曰：「

疑似者，盡殺之，何如？^①【武氏】則天也。^②【方鎮】握兵政重權，鎮撫州郡，如唐節度使

之類。^③【巫】用鬼道為人治病者。^④【籠絡】謂以權術愚弄人也。

豫讓論

方孝孺

就正意泛論
起暗貶豫讓一
流人作一篇
之冒

處世二句為
一篇綱領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讎，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世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

申讓之死固忠句

申處死之道有未忠句

請規章郅疵作陪客

兩段先就他人翻駁國士二字而豫讓可見
注濟國之士一句起下正論

也。一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杭

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

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

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

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郅臨疵

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

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

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

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

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

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

一段代為豫讓畫策信手拈來都成妙理

如此辨駁足令九泉心服

轉開生面

結處忽與豫讓無限感慨

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升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讎敵，暮為君臣，聲天上視聲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總評】

此論責豫讓不能扶危于智氏未亂之先，而徒欲伏劍于智氏既敗之後，獨開

見解，從來未經人道破。通篇主意，只在讓之死固忠矣二句上，先揚後抑，深得春秋褒貶之法。

【註釋】

○【豫讓三句】讓，戰國時晉人。嘗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乃去而事智伯，智

伯厚遇之。其後趙襄子約韓魏，大敗智伯軍，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豫讓因欲爲之報讎。①
【漆身吞炭三句】初，豫讓入襄子宮中，欲刺襄子，被獲。襄子義而舍之。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讓曰：既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②【斬衣三躍】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獲之。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子義之，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遂伏劍死。③【中行氏】春秋時晉卿，荀林父之後，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④【衆人待我四句】襄子謂讓曰：「子不嘗仕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⑤【段規之事韓康二句】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向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智氏之命，必不長矣。」桓子亦與之。⑥【邲班之事

智伯四句。智伯帥韓魏之兵，圍趙城而灌之。邳疵謂智伯曰：「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韓魏必反矣。」智伯不聽。襄子陰與韓魏約，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遂滅智氏。

⑧「陳力就列」言當陳其順美匡惡之力，以就人臣之位也。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⑨「悻悻」忿恨也。⑩「覲然」慚貌。詩有覲面目。

親政篇

王荅

先分提

次分疏

雙承側入時弊

非獨沿襲故事二句推出弊源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闕^過而不得上聞，上下閒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

復古內朝之
法句爲一篇
之綱

一段言周制

一段言漢制

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一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一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一

一段言唐制

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

以有三朝之遺意，挽一句法變一段言宋制

再提三朝之象，開襯作渡

鞞。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

立言本旨專注內朝故特筆提清

以臨御武英等殿證合內朝議俱見精確

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

一段言明制

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

無限感慨

著緊在此

外朝內朝雙
結
收盡通章

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廿三}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爲，而民之無祿^{廿四}，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廿五}產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一文華一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廿六}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總評】

稽核朝典，融貫古今，而於興復內朝之制，深致意焉。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則上下之情通，而奸僞不得壅蔽矣。誰謂唐虞之治，不可見於今哉。

【註釋】

①【泰否】皆易經卦名。②【奉天門】明時殿前中門也。③【御史糾儀】明設都察院，長官曰都御史，統率諸御史，專彈劾之任，兼司糾察朝儀。④【鴻臚】本周官大行人之職，漢改爲鴻臚，掌贊導相禮，歷代因之。⑤【通政司】宋置通進司，掌受內外章奏，旋改爲承進司，明改爲通政司，職掌同。⑥【庫門】古時宮門。禮庫門之內，戒百官也。註庫門在雉門之外。⑦【路門】古宮室最內之門也。⑧【玉藻】禮記篇名。⑨【路寢】正寢也，天子治事之所。詩路寢孔碩。⑩【大司馬六句】漢置大將軍，驃騎將軍，皆冠以大司馬之號。將軍之加左右前後等稱者，亦如車騎驃騎等號。侍中爲加官，分掌乘輿服物，與中官俱止禁中。散騎者左右乘輿，專司獻可替否。六百石，漢之官秩也。⑪【輪對】輪班奏對也。⑫【三垣】卽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也。⑬【華蓋謹身武英】皆明時殿名。⑭【洪武】太祖年號。⑮【宋濂】字景濂，明浦江人，官至翰林學士。⑯【劉基】字伯溫，青田人，精天文兵法，佐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⑰【永樂】成祖年號。⑱【楊士奇】名寓，泰和人，建文初用薦入翰林，與編纂事，累官左春坊大學士，進少傅。居官廉能，爲天下最。⑲【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建文二年進

劈手便疏經
字冒下三段
心性命三字
爲一篇之綱
領心字又爲
三句之綱領
一段提出心
性命

士授編修，永樂朝受知入文淵閣。④【審義】字宜之，巴人，洪武進士，惠帝擢爲吏部右侍郎。永樂初，進尙書。⑤【夏元吉】字維喆，湘陰人，洪武時以鄉薦入太學，成祖卽位，進戶部尙書。居官能持大體，與審義齊名。⑥【便殿】天子燕居之所。⑦【孝宗】名祐楹，憲宗子。⑧【無祿】不幸也。⑨【刻】削也。⑩【侍從】給事左右之臣。⑪【臺諫】御史之稱。⑫【明目達聰】書明四目，達四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也。

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序也，別也，信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

二段推出四
端五倫

三段疏出六
經
心性命之論
了然洞達凡
三見而不易
一字斬盡理
一萬藤下乃
學到尊經之
歸到淨水空
絕無凝滯

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互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互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

一言志吾心
一所以爲經
一即所以尊
一即所以尊
心即所以尊
經分作兩層
說得至平至
易獨探聖賢
真種子

處處不脫吾
心二字兩語
爲一篇關鎖

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其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

只是一喻翻
剔愈折愈醒
可爲不知尊
經者戒

舉亂經侮經
賊經三項正
與尊經相反
惡似而非不
可不深辨也
仍點前喻掉
轉尊經勁甚
快甚

總點出尊經
閣

文義之末，^六經^六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
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爲^七窶^七人^八丐夫，而猶囂囂
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
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
一亂經。一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十天下之耳目，是
謂一侮經。一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
通經，是謂一賊經。一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
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十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十五}臥龍西岡，
荒廢久矣。郡守^{十六}渭南南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
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十九}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
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二十}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

入題只此數語

仍歸心上作結

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已

【總評】六經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經學道者何事遠求返之于心而六經之要取之當前而已足陽明先生一生訓人一以良知良能根究心性于此記略已備具矣

【註釋】①【互】竟也謂自此端竟彼端也②【紀綱】典章法度也③【節文】品節文章也④【人極】猶人道也⑤【索】搜求也⑥【硜硜】固執其淺見也⑦【窶人】貧人也⑧【丐夫】乞食之人⑨【訓詁】注解文義也爾雅有釋訓釋詁兩篇故謂注解之學曰訓詁⑩【塗飾】也⑪【詭辯】不正之辯論⑫【逐世】猶隨俗也⑬【賊】害也⑭

【越城】即今浙江紹興縣城⑮【臥龍】山名在越城內⑯【渭南】縣名秦置即今陝西渭南縣⑰【敷布】也⑱【支離】殘缺也莊子支離其形者猶不足全其天年况支離其德者乎⑳【山陰】縣名秦置今并山陰會稽爲紹興縣㉑【經正二句】見孟子盡心篇㉒【諗告也】

象祠記 王守仁

提出毀字發
義
波折

故爲疑詞跌
起自己一段
議論

意象之死二
句承爲舜句
推出獨關見
解名論不磨

以上從舜德
看出當祠以
下從象化看
出當祠化看
始終二字伏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壞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蓋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

後斷案化字
是立論本旨

奇思拗解

落到象祠上

推開一筆下
急收住

一篇議論只
始終二語結
盡

結出勉人正
意

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一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下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一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苗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總評】

傲弟見化於舜，從象祠想出；從來未經人道破。當與柳子厚毀鼻亭神記參看。各闢一解，俱有關名教之文。

【註釋】

○【靈博象祠】按明武宗正德元年，守仁忤宦官劉瑾，謫貴州龍場驛丞。貴州宣慰使安姓，守仁嘗與通書，論減驛事，書中自稱罪臣。此文中所稱宣慰安君，當卽此人。則靈博象祠，應在貴州。別本注謂靈博爲二山在雲南者非。○【苗夷】古三苗裔，分生熟二種。今貴州湖南最多，廣西雲南四川亦有之。○【宣慰】明代於苗民所居地，置宣慰使，以土人世襲，掌軍民之務。○【禮】潔祀也。○【有鼻】古地名，舜封其弟象於有鼻。在今湖南道縣。○【推及屋烏】劉向說苑愛其人者，兼愛屋上之烏。○【干羽旣格】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格，感動也。○【鷙桀】凶暴不馴也。○【克諧以孝四句】諧，和也。烝，進也。乂，善也。格，至也。言舜遭人倫之變，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瞽瞍，舜父名。允，信也。若，順也。○【底】至也。○【管蔡】武王克殷，立紂子武庚，以續殷祀，而使管叔蔡叔監其國。武王崩，管蔡以殷畔，周公東征誅之。

瘞旅文

王守仁

安頓一筆有情

吏目死獨作摹揣妙

殺三人之死作一樣寫法傷情處只在此吾猶彼也一語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

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閒望見之。陰雨昏

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

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

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

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

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

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

二童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

于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

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

爲五斗喪身
又益以爾子
與僕言至此
爲之悽絕

前云益以子
與僕此云不
謂子與僕婉
轉情深

一反一轉有
非常苦心

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
 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
 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
 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
 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升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十七}援崖壁，行萬峯
 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
 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
 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
 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
 之虺^{二十}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既已無知，然吾
 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

有情歸之無
情深於學問
之言

言雖身處異
鄉總同在天
之中不必悲
也

灑灑落落足
以慰死

精誠可以格
幽冥

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
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
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
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
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
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
爾僕尙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
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
無爲厲於茲墟兮！」

【總評】

先生罪謫龍場，自分一死，而幸免于死，忽觀三人之死，傷心慘目，悲不自勝。作

之者固為多情，讀之者能無淚下。

【註釋】

①【正德】明武宗年號。

②【吏目】州官之佐。

③【龍場】地名，在貴州修

文縣治。時守仁以兵部主事，疏救戴銑，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

④【覘】窺也。

⑤【薄午】近午也。

⑥【蜈蚣坡】山名。

⑦【舂】盛土具。

⑧【鍤】起土之器。

⑨【瘞】埋也。

⑩【坎】穴也。

⑪【孟】飯器。

⑫【洩】鼻液也。

⑬【緊】語助詞。

⑭【驛丞】官名，司驛站之事。

⑮【餘姚】即今浙江餘姚縣。

⑯【王守仁】字伯安，弘治進士，其學以良知良能為主，世稱陽明

先生。

⑰【扳】與攀通。

⑱【瘴癘】山川溼熱之氣，中人輒病，內病為瘴，外病為癘。

⑲【奄忽】死之速也。

⑳【虺】毒蛇也。

㉑【隨寓】隨地可以寄居。

㉒【恫】痛也。

㉓【紫彪文螭】皆良馬名。

㉔【噓唏】太息也。

㉕【累累】言其多也。

㉖【流離】轉徙於道路也。

㉗【厲】惡鬼也。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未足以罪信陵一句立案

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疆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

先論六國大勢明信陵救趙之功欲擒先縱此寬一步法
誅信陵之心一語扼定主意

層層駁入

又反證二層更醒

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

議論刺入心

又設一難以詰之信陵真難置喙

又生一枝節以爲後半篇議論張本

一段代爲區處反筆敲擊愈讀愈快

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五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

作一總收深
明信陵之非
使之無地逃
隱

引戰國時事
作陪襯波瀾
絕妙

罪信陵竝罪
侯生如姬魏
王作波瀾藥
河映帶議論
不窮

插喻巧妙
立此二語漸
收拾前文

王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痼同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

如此立論方是根究到底

兩語雙結全局俱振

結意凜然

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爲贅旒也。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一」輩

【總評】

誅信陵之心，暴信陵之罪；一層深一層，一節深一節；愈駁愈醒，愈轉愈刻；詞嚴義正，直使千載揚詡之案，一筆抹殺。

【註釋】

①【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秦圍趙邯鄲，公子姊爲平

原君夫人，平原君遺書公子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留軍壁鄴。平原君使讓公

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也。」公子約車騎百餘乘，欲赴

秦軍，與趙俱死。夷門監者侯生，教公子請如姬竊兵符于王之臥內。公子嘗爲如姬報其父讎，

果盜兵符與公子。奪晉鄙軍，救邯鄲，存趙。②【岌岌危也】③【紓解也】④【侯生名贏，

魏之隱士，年七十，家貧，爲夷門監者。⑤【如姬，魏王之幸姬。⑥【穰侯，秦昭王相，魏冉。⑦

【虞卿，趙孝成王相，解其相印，與魏齊亡。⑧【贅旒，謂虛居其位而無權也。公羊傳君若贅

旒然。⑨【履霜之漸二句】易履霜堅冰至。(又)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⑩

【葬原仲】春秋莊公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友，卽季子也。如陳，私行也。原仲，

陳大夫。書葬原仲，以戒人臣之植黨。⑪【鞏帥師】春秋隱公四年秋，鞏帥師。鞏，魯卿羽父也。

宋公乞師，鞏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書鞏帥師，以戒人君之失權。

報劉一丈書 宗臣

相愛情深方
有此語

不孚之病二
句伏後案
借孚字一轉
生出無數議
論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去聲位，語去聲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卽出見。立廡中僕馬之閒，惡氣襲衣袖，卽饑寒毒熱不可忍，不

明日不敢不
來曲筆一接
刻畫盡致

故意描摹

疊句妙

歷敘醜態如
畫

寫馬上兩厚
我急語神情
逼肖

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推門，門者怒曰：「爲誰？」一則曰：「昨日之客來。」一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一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廢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一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勿阻我也。」一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

以冷語結前案

一段道出自
己氣節以少
勁多筆力陷

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閒去聲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為迂乎？

【總評】

是時嚴介溪攬權，俱是乞哀昏暮驕人白日一輩人。摹寫其醜形惡態，可為盡情。未說出自己之氣骨，兩兩相較，薰蕕不同，清濁異質，有關世教之文。

【註釋】

①【孚】信也。②【權者】有勢位之人也。③【袖金】藏金於袖也。④【刺】

書姓名於柬曰刺。⑤【盥】洗手。⑥【櫛】梳髮。⑦【匍匐】手足並行狀。⑧【上壽】謂

以金帛獻人也。⑨【固】再三也。⑩【顧】照顧也。⑪【厚我】厚待我也。⑫【虛言狀】謂

憑空構造厚我之狀。⑬【褊衷】謂心地狹隘。⑭【分】本分也。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先提清吳山

靈巖太湖獨
另寫妙

綴次山水作
兩番寫錯落
多致

由綴出圖山之

忽起一峯文
情排宕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刑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閒，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為給事中。君之為縣，有惠愛，百姓扳班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十八之閒，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

拓開一筆

借魏公美用
晦絕妙引證

點作記

結有餘韻

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總評】

因令贈圖，因圖作記，因贈圖而知令之不能忘情于民，因記圖而知民之不能忘情于令，婉轉情深，筆墨在山水之外。

【註釋】

①【吳長洲】二縣舊皆屬蘇州府；今裁府，合併爲吳縣。②【穹窿】在今吳

縣城西。③【陽山】在縣城西北。④【鄧尉】在縣城西南七十里，漢有鄧尉隱此。⑤【西脊

】在縣城西，光福山之右，與銅井對峙。⑥【銅井】在縣城西南。⑦【靈巖】在縣城西，有靈

巖寺，卽吳王館娃宮舊址。⑧【西子遺跡】謂山上之西施洞。⑨【虎邱】在縣城西北七里。

⑩【劍池】在虎邱山上，秦始皇擊劍於此。⑪【天平】在縣城西，宋范文正公葬此。⑫【尚

【方】即楞伽山，在吳縣之東北。⑤【支圃】在縣城西南，以支遁得名。⑥【太湖】一名具區，即古震澤地，跨江浙二省，面積三萬六千頃。⑦【給事中】為侍從左右之官，明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掌侍從規諫，糾察六部之弊誤，有駁正章奏封還制敕之權。⑧【扳詭】挽留也。⑨【令】謂縣令。⑩【巒】圓峯也。⑪【尸祝】謂設像以禱祝之也。⑫【浮屠老子之宮】謂佛寺與道院。⑬【韓魏公】宋韓琦也，見畫錦堂記。⑭【黃州】即今湖北黃岡縣。⑮【內廷】宮禁以內也。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提明來歷

落想甚遠

亭變為庵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

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南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

庵復爲亭下
發感慨

合挽庵與亭
一筆寫得淡

頓宕

繳轉

一篇曲折文
字主意只在
此一句
點睛

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流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十六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十七斯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勸吾徒遊，呼之爲滄浪僧云。

【總評】

忽爲大雲庵，忽爲滄浪亭，時時變易，已足喚醒世人。中間一段點綴，越弔之闕

黯然動色。至末一轉，言士之垂名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不在乎亭之猶存也。此意翳人醫識不淺。

【註釋】

○【文瑛】僧之號也。○【大雲庵】又名結草庵，南禪集雲之別院也。○【

蘇子美名舜欽，宋銅山人，天聖中舉進士，有蘇學士集。④【滄浪亭】在江蘇吳縣城內，府學東南，積水彌數十畝，旁有小山，為吳中勝境。蘇子美築亭居之，名曰滄浪。⑤【吳越】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唐末據杭州，梁封為吳越王，諡武肅，傳國四世，至宋太祖時入朝，國亡。⑥【廣陵王二句】石林詩話滄浪亭為錢氏廣陵王元璪之別圃，故知廣陵王名元璪也，子城，謂附屬於大城之小城也。⑦【外戚孫承祐】承祐，錢塘人，吳越王錢鏐之孫，承祐之女兄為妃，因擢居要職，性極奢侈。⑧【淮南納土】謂納土于宋。案淮南當指南唐李氏言。⑨【禪者】謂僧也。⑩【姑蘇臺】姑蘇，山名，在吳縣西南，吳王夫差築臺於其上。⑪【五湖】即太湖也。⑫【太伯虞仲】皆周太王子，兄弟同窳荊蠻，自號句吳。⑬【闔閭夫差】闔閭，吳王名，為越句踐所傷而死，其子夫差立，敗越以報之。⑭【子胥】即伍員。⑮【種蠡】文種范蠡也，皆越大夫。⑯【釋子】謂僧徒。⑰【浙】盡貌。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一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

橫插一句妙

曠職冒功毒
害生民今古
一轍

出詩文之有
集多少曲折
先生垂名千
載全從此禍
得來未足爲
恨

出作序意

下。一已而君纍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一無所控籲。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日營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咽歎歎，而以其所憂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卽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一時閫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哀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

以古志士之遺喝一句

刪詩不必皆大聲獨見其大

上引小弁巷伯此引屈原伍胥諸人俱以孔子夾寫正極力推尊處

應遺字收

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旣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

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總評】

先生生平大節，不必待文集始傳；特後之人誦其詩歌文章，益足以發其忠孝之志，不必其有當于中聲也。此序深得此旨，文亦浩浩蒼涼，讀之凜凜有生氣。

【註釋】

①【青霞沈君】名鍊，字純甫，會稽人。②【錦衣經歷】錦衣，即禁衛軍也。經

歷，官名，明通政司都察院及諸司諸衛諸府皆有經歷之官。③【上書詆宰執六句】先生抗

疏言嚴嵩父子誤國，請戮之，以謝天下。詔榜之數十，謫出塞外。④【罍】拘繫也。⑤【壘】軍

壘也。⑥【鏃】箭頭也。⑦【馘】截耳也。詩在泮獻馘。⑧【控】告也。⑨【菅刈】謂輕於殺

人也。⑩【歛歔】嗟嘆聲。⑪【什】篇什也。詩以十篇爲什。⑫【煽構】煽動構陷也。當時宰

執恨先生切骨，竄名白蓮教中，戮于邊。⑬【閫寄】寄以閫外之事，謂治軍事者。⑭【尋】旋

也。⑮【給諫】舊稱給事中爲給諫。⑯【哀】聚也。⑰【茅子】坤自稱也。坤字順甫，號鹿門，

歸安人。善古文，有唐宋八大家文鈔行世。⑱【小弁】詩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

臼；又娶褒姒，生子伯服。於是黜申后，廢宜臼。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⑲【巷伯

】詩小雅篇名。寺人傷於讒，故作此詩，以刺幽王。⑳【懟】怨也。㉑【風】詩有十五國風。㉒

【雅】正也。如大雅、小雅。⑤【脅】懼以威也。⑥【叔夜之詩疑於憤】晉嵇康，字叔夜，銜人為

鍾會所讒而死。其詩多情語。⑦【劉蕡】唐劉蕡，字去華，昌平人，文宗時，對策極言宦寺之禍。

⑧【亢】太過也。⑨【躍塞垣戰士之馬】謂士氣憤激也。⑩【愾】怒也。⑪【采風】周秦

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采風問俗。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劈手一斷

此段言止有予與弗予兩說不當既予而復懷歸

藺音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

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

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

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

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

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

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

作一麗

此段代爲相
如畫策璧可
以還趙而直
亦不在秦

餘波作結

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上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僂相如於市，^八武安君十萬衆壓^九邯^寒鄆，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十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十池，^{十二}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總評】

相如完璧歸趙一節，至今凜凜有生氣，固無待後人之訾議也。然懷璧歸趙之

後，相如得以無恙，趙國得以免禍者，直一時之僥倖耳。故中間特設出一段中正之論，以爲千

古人臣保國保身萬全之策，勿得視爲迂談而忽之也。

【註釋】

○【蔣相如完璧歸趙】戰國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蔣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使其從者懷璧，從徑道亡，完璧歸趙。○【情】謂詐趙之情也。秦非欲謀趙，其情止欲取趙之璧。○【既畏而復挑其怒】予璧畏也，復懷以歸，挑其怒也。○【曲在四句】相如謂趙王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此言趙弗予璧，亦無所曲，以辨其趙不許，曲在趙之說。○【設九賓二句】秦王從相如之言，齋戒五日，設九賓禮于庭，引相如受璧。按古者朝會大典，則設九賓。○【給】欺詐也。○【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武安君】秦將白起善用兵，封武安君。○【邯鄲】趙都，卽今直隸邯鄲縣。○【族】刑及父母妻子也。○【勁渾池】趙王與秦王會於渾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筑，是勁渾池也。渾池，戰國時韓邑，卽今河南渾池縣治。○【柔廉頗】相如一旦位在廉頗之右，廉頗羞爲之下，欲辱相如，相如嘗畏避之，廉頗負荆謝罪，卒相與驩，是柔廉頗也。

徐文長傳

袁宏道

通篇從數奇
二字著眼

其才其品固
足增重

應數奇一結

接屢試輒蹶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曠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

詩評新確
種抑揚之致
此段論其詩
是袁石公之
文即是徐天
池之文悲壯
淋漓睥睨一
世

總承詩文一
結正見數奇
不偶

極寫不可一
世之狀

寧為玉碎無
為瓦全可傷
可痛

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
 有王者氣，非彼巾幗十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
 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十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
 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
 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
 公所謂一妖韶老女自有餘態者也。一閒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
 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上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
 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
 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
 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
 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

數奇不偶一
語收住

贊語亦極咏
歎之至

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閒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一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雜也悲夫！」

【總評】

文長固數奇不偶，然而致身幕府，爲天子嘉嘆，不可謂不遇矣；而竟抱憤而卒，何其不善全乎？非石公識之殘編斷簡中，幾埋沒千古矣。

【註釋】

- ①【山陰】舊縣名，今併會稽爲紹興縣。
②【諸生】明時稱生員爲諸生。
③

【校越】紹興古越地，謂在紹興爲考校官。④【數奇】運蹇也。⑤【屢蹶】屢考而不中也。⑥【中丞】明時稱巡撫爲中丞。⑦【客諸幕】聘爲幕友。⑧【介胄之士】服軍服者。甲謂之介，兜鍪謂之胄。⑨【劉真長】晉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雅善言理。⑩【杜少陵】唐杜甫字子美，又號少陵，襄陽人，嘗爲嚴武幕賓。⑪【永陵】明世宗也。⑫【疏計】條陳也。⑬【不偶】不遇時也。⑭【麴蘖】酒也。⑮【朔漠】北方沙漠之地。⑯【愠】怒也。⑰【匠心】巧思也。⑱【巾幘】婦人冠。⑲【韓曾】韓愈曾輩也。⑳【流亞】猶言一流人物也。㉑【雅】常也。㉒【騷壇主盟】謂擅有詩名者。㉓【妖詔】妍媚貌。㉔【張太史元汴】明時以翰林任史館之事，故稱翰林爲太史；張元汴字子蓋，山陰人，隆慶進士，官至翰林侍讀。㉕【揉】按摩也。㉖【錐】銳器，用以鑽孔者。㉗【周望】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萬曆十七年舉進士。㉘【闕編】殘缺不全之書。㉙【囹圄】獄也。㉚【問世】不世出也。㉛【禮數】禮貌之等級。

五人墓碑記

張溥

入手便提出
五人來歷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

點墓碑

史公云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良然

吳民好義如此

一時義勇如見

五點人姓名

傑然在墓者何宕甚

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闕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

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

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

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

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

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一誰爲哀者？一衆不能堪，扶

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

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謀而相逐，中丞匿於溷

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

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傑。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

寫五人凜凜若生

文情開宕

言五人之死關係甚衆

對此輩與五人兩兩相較尤妙在不說煞

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別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

五人至今猶生誰謂五人之不幸哉

反掉一段文勢振宕

點出作記意

點出賢士大夫應起作結

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

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

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

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

稷也。賢士大夫者，問廿二卿因之廿三吳公，太史文起廿四文公，孟長姚公也。廿五

【總評】

議論隨敘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盡致，當與史公伯夷屈原二傳，竝垂不朽。

【註釋】

○【五人者三句】明天啓中宦官魏忠賢用事。江蘇巡撫毛一鷺，魏黨也。誣

周蓼洲有怨言，密報忠賢，緹騎逮捕。吳人不服，顏楊等五人尤激烈，集衆抵抗。於是以五人爲

罪魁，矯詔發兵誅之。周公名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曆進士。○【魏閹】卽魏忠賢，肅

寧人。熹宗時，與帝乳母奉聖夫人客氏通，勢傾朝野，生祠徧各行省。蘇州生祠在虎邱山塘，罪

發祠廢。③【皦皦】光明也。④【社】指復社，張溥張采等所倡，故曰吾社。⑤【行爲士先】

行誼高出於士人。⑥【緹騎】逮治人犯之官役。⑦【挾】擊也。⑧【撫吳者魏之私人】謂

巡撫毛一鷺。⑨【溷藩】廁所也。⑩【傑然】憑高衆立貌。⑪【編伍】五家相保曰伍。謂編入戶口冊之平民。⑫【矯詔】詐稱皇帝詔書。⑬【鉤黨】謂相牽引爲同黨也。後漢書大舉鉤黨。⑭【株治】牽連逮治也。⑮【逡巡】行不進貌。⑯【非常之謀】二句。熹宗崩，忠賢與崔呈秀密謀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⑰【投繯道路】懷宗卽位，謫魏忠賢鳳陽看皇陵，忠賢行至阜城，知不免誅，因自經死。⑱【杜門】閉門不出也。⑲【暴】顯也。⑳【贈諡】死時未有諡法，後追贈忠介。㉑【土封】謂墳墓。㉒【同卿】卽太僕寺卿。書問命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本此。㉓【吳因之】名默，吳縣人，性剛直，萬曆中以太僕卿致仕。㉔【文文起】名震孟，吳縣人，天啓中廷對第一，授修撰，忤魏忠賢意，調外，遂歸。㉕【姚孟長】名希孟，長洲人，入詞林，居官以激濁揚清自任。